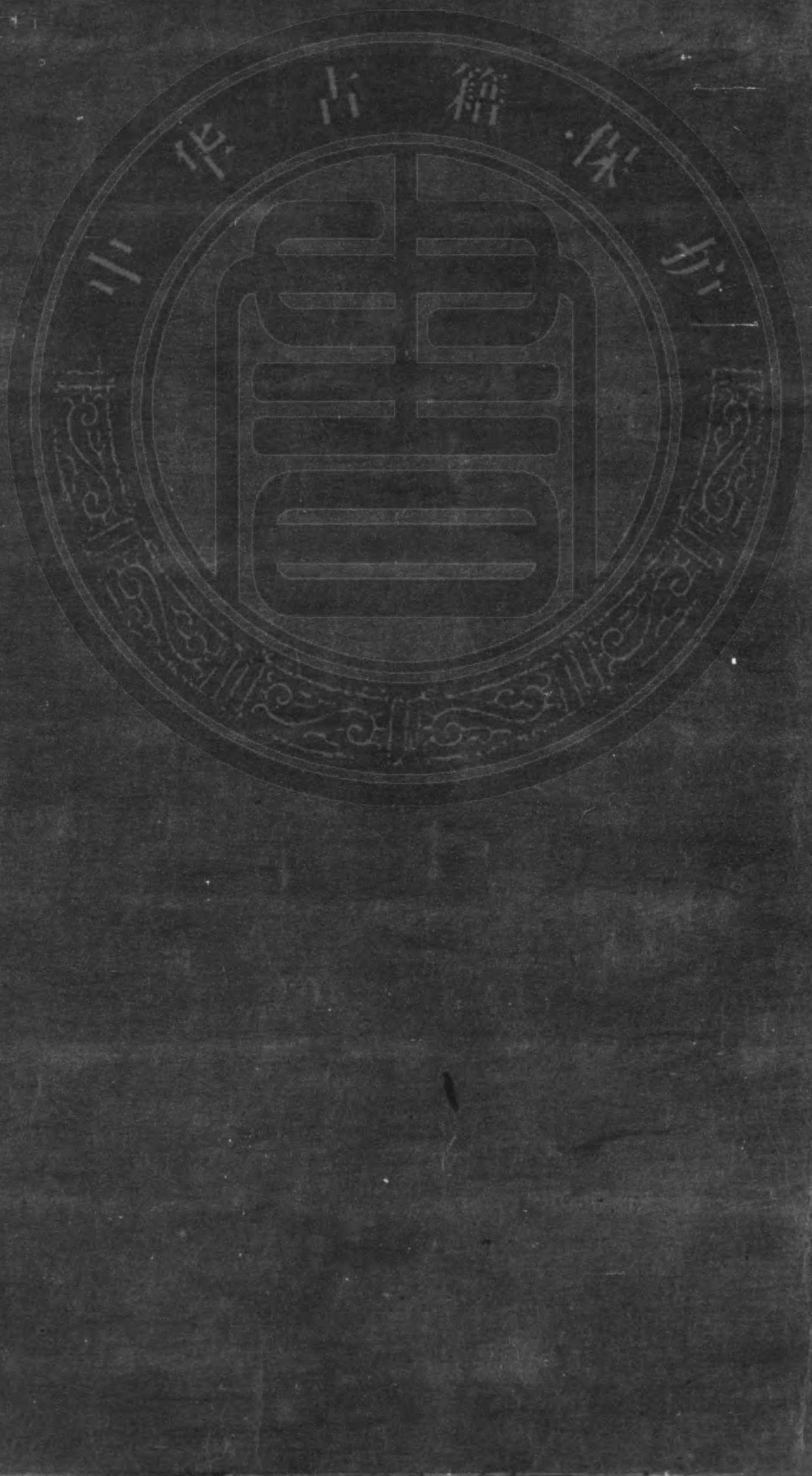

中華古籍保護計劃

伊江筆録原本抄手多雑行草及俗字若為
今別正誤抄白時須照正體書寫以免抄改時
紛ㇾ貽改

正	誤	正	誤	正	誤
哉	弍	莊	庄	教	敎
喬橋轎同	乔	懷	悵	得	淂
安	安	壽	壽禱同	職	戠
寶	宝	彎	弯	齋	斎
聲	声	國	国	奉	奉
時	时	攜	携	願	願
還	还	蕭簫同		留	

正誤正

哉 哉弋莊

喬 橋轎同 喬 悵 懷

安 安 壽 壽禱同

寶 宝 寧

聲 声 國

時 时 攜

聳 耸 還

派 派 誤

對 对 辯

世 亜 當

糧 粮 糗

亂 乱 縣懸同

蹤 踪 此

去 法同 会 無

繼 斷同 継 至

從 从 従 萬

兩 兩 盡

關 関 事

歲 岁 書

權 权 報

積 积 變

數 数 棄

後 後

萬 万

誤 誤 悵 得 職 齋 雲 奉 国 攜 顧 還 肅 簫同 驗 驗 異 雙 悉 幸 達 辭 至 書 報 變 棄 萬

正 正 言 誤 庄 教 得 得 職 齋 奉 攜 顧 還 肅 簫同 驗 驗 異 雙 悉 幸 達 辭 至 書 報 變 棄 萬

驛馹專
關關事
歲岁書
權权報
績坟變
數數棄
後后竊
辭辞臺
所所顧
總总獻

書事報變棄竊臺顧獻

步

熊光通籍後即當中書入直樞廷雖為時政滙集之所而軍機
設自雍正八年不特
國初文獻闕如即雍正年間檔案因恭修
憲廟實錄經館臣移取存者寥寥維時退直之暇為應試禮
闈計未及留心乾隆戊戌
治河跋涉陝甘齊豫江浙等省舍館一定阿每述
國家掌故遂得恭聞
列聖宏規暨名卿偉績心焉識之嘉慶二年後猥

荷

兩朝恩遇趨承前席
簡畀連圻倘遇盤錯靜繹文成緒論斟酌措置差免愆尤始覺
坐言起行道在通而非必求諸速也迨已巳秋効力伊江就所
記憶逐條錄出旋蒙
賜環再官即著自揣衰病侵尋實難再任驅馳請假歸里閉戶
養痾因念文成遺誨有繫
國計民生且多記注所未載湮沒良為可惜此外余宦遊所到

可廬巾箱鈔本

江浙復為幼齡生長誦習舊地目染耳濡參諸志乘似非虛假
並附錄焉事必
本朝為斷熊光才識膚淺作固未遑述茲滋陋不得不竊取見
聞傳聞之義又有其人難獲庋而其事尚可師意存節取庶成
一册命大兒畢基繕寫存留我子孫將來倘不能繼起為
國宣猷即匹夫行善於鄉亦豈資是則之助一助若謂退而著
書思操筆削意僭且妄則吾豈敢熊光自識

可廬巾箱鈔本

槐江吳公所著書三種曰伊江筆記錄曰春明雜錄曰對溪雜
錄述乾嘉時故事而諸老之訂誤碩畫亦並著焉下至鄉僻
壤一節之善靡弗紀也其文雖未受潤其用意蓋深且遠矣伊
江筆錄中載暎咭唎入澳門事甚詳曰暎夷以劫掠為事自准
入貢後藉
天朝聲勢龍斷各國貿易而彼国養兵之費實從商舶抽分欲
制其死命莫若封關封關則商稅絕商稅絕則彼之兵費無
所出特不可輕與戰戰必不敵而東南沿海必受其害又推論

洋銀之弊鐘表之弊鴉片烟之弊其言深切著明公雖以是獲咎免歸然即其所論以推公之用心其措置豈漫然而已哉道光二十年後逆夷肆焰流毒寖廣

宣廟赫然震怒絕其互市罷大臣林文忠實禦

廟謨舉所謂夷狄者盡以畀之炎火當是時君臣一德藐然勤信可以弭告

天祖湯滌邪穢矣而海疆大吏不能奉宣威德一誤再誤剿撫兩窮

不可收拾嗚呼

可廬巾箱鈔本

宣廟之怒為天下萬世計也諸臣之誤苟且於目前而已

公之去官在嘉慶戊辰距海夷起釁時尚遠而已歷歷言之

如此信乎所謂通毓敏有特識者歟兹書向未梓布讎於

公之曾孫鴻綸處見之感慨時事因揭公之先見以告來者

同治十二年正月六日常熟翁同龢記

皇清誥授資政大夫
加四品卿銜前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湖廣直隸兩廣總督㯳
江吳公墓志銘
賜進士及第 經筵講官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兵部事務年愚
姪潘世恩譔文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再姪鍾駿書丹并篆蓋
余昔陳情告養歸田公已解組在籍與先伯父贈尚書榕皋公
同年往來契密因知
公行實最深嗣予繫官於朝郵書無間道

可廬巾箱鈔本

元癸巳二月公以老壽終於家春秋八十有四其孤華基等卜葬有期先以家傳寄京師來請銘予於公為年家子曷敢以不文辭公諱熊元字望崑號楓江又號密園先世居婺徽休邑之大斐村曾祖諱國欽祖諱宏祖考諱敬俱贈資政大夫妣氏金贈夫人贈公由休城遷始文生丈夫子四公居三幼而岐嶷警敏異常汴齒失恃亹亹承庭訓年十八補府庠博士弟子員乾隆戊子登賢書己丑壬辰禮闈兩取中正榜授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已亥冬陞侍讀將公仲兄竹橋先生成進士入翰林公從

可廬巾箱鈔本

弟純甫以第一人及第而公終以不獲甲科為憾辛丑陞刑部雲南司郎中旋調浙江司郎中甲辰補山西道監察御史丙午轉掌四川道御史己酉春補工科給事中是年秋贈公沒奔喪歸葬守孝服闋入都補戶科掌印給事中仍在軍機處行走嘉慶元年九月陞鴻臚寺少卿復遷通政司參議丁巳到六月扈從灤陽

賞加三品卿銜承宣

綸音是年十二月補直隸布政使己未三月陞授河南巡撫時

賊匪張漢潮等在豫滋擾公鼓勵將弁踴躍爭先賊衆敗竄
豫境幸全奉
旨賞戴花翎照一等軍功例加三級辛酉補授兩湖總督復
以軍功晉
太子少保銜乙丑六月調補直隸總督扈
蹕陪京差次
賞穿黃馬褂旋調兩廣總督前因唉咭喇之事部議鐫
已三月卜宅於郡之平橋命春蓂居守身抵戍庚午七月奉
可廬巾箱鈔本

寶時

恩旨賜環以六部主事用次年秋補兵部武選司主事癸酉春
告假回籍道光戊子復遇
宸廑興大府入告
詔加四品卿銜重
宴鹿鳴公歷歷中外經四十年方其值
樞廷也隨福郡王查勘運河者三隨阿文成公讞案甘肅者一
讞案浙東者二又隨辦理豫東漫工者四隨和珅讞案滇南
者一及其膺封疆也撫豫則剿滅賊匪劉之協等督楚則殲除
首逆蒲添宝等移節兩粵時又值蔡逆滋擾公同李忠壯公會
剿進師閩粵人心為之堵歸里後閉戶養疴點筆掌憲亭林

泉之福者閱二十載可謂出處兩全世罕其匹著有伊江雜錄
手錄春明雜錄封溪雜錄共四卷詩集十二卷配金夫人先卒
遺室劉氏孔氏鄭氏子二華基倭選太常寺博士劉出人
出適業儒劉稿人出女七長適光祿寺署正崑山李存厚次適
二品廕生戶部廣東司主事青陽王元林長適候補運判元和
姜廷瑞雲南廣通縣知縣上海趙林國子監典籍陽湖盛思敏
長適石碑場鹽大使保舉知縣桐城方同穎乙酉拔貢清河縣
訓導鎮洋李汝嶠孫一兆說未庠附貢生孫女六曾孫一聚陽

可廬巾箱鈔本

曾孫女一華基等即以是年十二月葬公於虞山北麓之吉阡
銘曰吾吳望族厥惟定陵至德之後公之挺興靈標峻嶷識字
嚴凝有善必錄有功不矜節鉞鼎猷封圻震肅披一品服作八
州督考午羽書郵庚輪軸能讓人先勞惟公獨敢歷中外冊載
而還林泉娛老清福優洊如韓魏国如白香山公其繼之卓絕
塵寰榜越廿科年逾八秩廕宴重兩龍門倡翠松嶽歸真去名
洋溢惟真斯剛惟實斯柔公有賜書之貽子孫公有教訓之裕
後昆蘭階茂秀

楓陞承恩史冊具在勳業猶存公德既崇公澤自久出為純臣
處為益友掩靄祥雲虞山之阜壽諸貞珉永垂不朽

可廬巾箱鈔本

故大臣昭文吳公墓碑

吳氏至德之家裔公國為氏南並浙北抵淮皆吳地而蘇州為
都其族當望蘇然今吳氏在蘇者皆源徽徽又自別為歙為休
寧始居休為唐左臺御史文惠公其後析休之環珠村又析大
斐至公考贈資政公遷昭文縣蘇之吳氏多以科目
起其家或源歙或源休近世冠蓋尤盛而其盛實自公始公諱
能光字望崑別字楓江考諱敬貴生祖諱宏祖崴貢生曾祖諱
國啟貢生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曾祖妣金祖妣查妣金皆

累贈夫人贈公以上皆諡休贈公初至蘇僑寓郡南桃花塢寔
諡公既卜居昭文迎春橋以公應童子試請入籍乾隆戊子舉
順天鄉試出故吏部尚書秦承恩門秦公父翰林學士大士推
公造曰師為假總督第乃真總督即時秦公年二十四初授編
修公年始十九閒者殊不為然謂然後秦公以尚書署首督兩
公歷兩湖直隸兩廣三督如數子言己丑壬辰兩舉中公榜授
內閣中書乙未挑直軍機處己亥擢侍讀庚子記名御史辛丑
擢刑部郎中申辰授御史己酉擢給事中奉贈公諱去官壬子

可廬巾箱鈔本

服闋補原階嘉慶丙辰遷鴻臚寺少卿丁巳遷通政司參議故
事科道司糾劾通參班廁大九卿皆退出軍機處公以明達勤
慎嘗軸特保得留直
國初沿明故明制票擬承宣皆由內閣至
憲廟許內外職等官具摺奏事凡事有出入者皆奏定然後循
例具題設軍機處于以下選三品以上鴻達親信者為親軍機
大臣得挑小四品京堂以下至司部屬之能為章京每日
寅刻奏事處納摺匣

上炳燭批覽畢即發軍機處錄入檔乃
面諭大臣寄信各原奏衙門可否之名曰廷寄班次非朝賀絕
席會議大政皆主議實當古錄尚書事同平章之職為政府其
大學士在內閣者以承明發票題本受成事而已公初桃章京
即為阿文成公所器前後隨文成樂辦滇州回匪者一讞浙閩
重案者二督堵東河漫口者四查閱海塘淮河者各一與文成
同柄政者為故大學伯和珅丁巳文成薨益橫溢無檢至于廷
寄前行專署已銜姓天下稱伯相從風盡靡以文成尤善公積

可廬巾箱鈔本

不平是年閏六月
純廟幸灤陽時苗匪未靖而教匪漸猖獗
訓政憂勤或午夜視事一日以
宣軍機大臣不得
命公章京唯公已上直入對稱
旨次及同直章京之戴文端公少頃伯相至
上曰軍機事日繁傳森吳熊光皆任事可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以助若伯相謂公官綫五品不符體制

上命加三品卿銜又曰其家貧大臣例卹輶恐力不辦
上命賞戶部飯銀一千兩又曰載禮字出身狀頭官學士已四品在軍機日久用吳不如用戴
上曰此豈殿試耶伯相語塞乃承
旨然文端卒與公加三品銜拜
命而班次仍居公下傳公任侍郎久日耶
召見詰問其屬人共危之及上直乃知
聖意疑傳公識度或未勝大受審試而後發與一面之頃決機

可廬巾箱鈔本

授政者有間矣公在政府六閱月伯相深不便其所為出授直
隸布政使己未春
純廟升遐和珅敗公言和珅管理吏部刑部軍統領各衙門日
久多變舊章以營私大憝雖除猶吏仍可因緣為奸利弊逐
條更正之
睿廟可公奏授河南巡撫自丙辰兵興川陝楚豫之督撫皆駐
邊界治戎務公在豫以防剿功
賞戴花翎加叙軍功三級辛酉夏擢兩湖總督壬戌春會同各

省領兵官奏報餘孽湯平皆太子少保既回省視事有旨收受
沔陽知州秦泰金及兩淮運判二事劾公者查驗無蹟事已白
甲子夏調督直隸乙丑
聖駕東巡奉天恭謁
三陵九月十一日公接
駕於夷齊廟
賚穿黃馬褂時百文敏公已由粵撫陞楚督任而是日都察院
有據廣東已革知縣訐控文敏在粵婪索各款之奏兩廣總督

可廬巾箱鈔本

那彥成與文敏互訐之奏入至次日
上命侍郎托津副公往抵楚訊得其門丁婪索狀未定讞上復
入粵撫孫玉廷言當那公之倡撫洋匪至三十餘人擅賣匪魁
李崇玉翎頂
嚴旨逮入都調公督兩廣沙楚獄交托公公甫行而文敏亦被
逮公在北久粵中尤潮濕性不習漸侵寒熱浮氛劇力疾治事
而
濕綸屢問病狀給優假公益不敢他請有他請戊辰又月噪咭

聲
郝派

國
橋

澳門

喇兵輪十三隻泊香山灘頭洋其酋度路利以兵船三隻入省河志稱咕嘓哂欺凌大西洋欲奪澳門以絕其望而夷船遷延至十月起椗奉嚴旨傳諭大班停泊艙口乃赴工會文敏為後督有言飭查夷船來去之由以公意懦

可廬巾箱鈔本

覆奏遂逮發伊犁抵戍一載

特旨召還辛未授兵部武選司主事癸酉春乞病回籍其秋林逆變起

上思公議起家為楚藩時政柄者為軍機舊屬恐公難為人下乃止道光戊子重宴鹿鳴

恩賚四品卿銜又六年以癸巳二月十七日卒於平桥私第年八十有四公之初赴戍也文端已在枌席嘗与論中外大僚優劣曰吳公可惜吳公在外治事不具論其自楚調直初

入謁
上謂曰教匪淨盡天下自当太平矣吳公曰督撫率郡縣加意
撫循提鎮率将并加意訓練使百姓有恩可懷有威可畏太平
自不難致若稍形鬆懈則伏戎千莽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国豈
可不防哉備防弛又
皇上返自關東
駐蹕東齊廟堂師相老夫吳公同赴
召見

可廬巾箱鈔本

上曰外人言不可聽当次有言道路崎嶇風景寥寥無可觀者今
到彼道路甚平治風景絶佳人言豈盡信哉吳公越次对曰当
非讀書人語也
皇上当行欲面稽
太祖
太宗創業艱難之迹以為子孫法萬世子孫法豈宜问道路風
景耶有頃
上目吳公曰卿蘇州人朕少屬

蹕過蘇州風景誠無亞矣吳公曰
皇上前所見剪綵為花一望之頃耳蘇州城外唯虎丘稱名勝
寔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狹仄偪塞船擠幫午
後輒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乎
上曰如若言
皇考何為六度至彼耶吳公叩頭曰
皇上至孝冒天下臣從前侍
皇上謁

可廬巾箱鈔本

太上皇帝蒙
諭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唯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
為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係朕特簡
之大臣必無以對朕
純聖之所悔言猶在耳文端語至斗橋舌良久迺曰老夫見聞
所親畧如斗論語言勿欺而犯史記言引大體慷慨吳公始近
之矣戊寅己卯間公家居余始得謁面質文端所稱述公笑曰
誠有是言然墳堆糞船兩節乃乾隆初故相訥公奉差江浙查

道覆奏之言老夫重述之耳無忌異也公又嘗語余刑賞者重
之大柄而其柄寄于封圻大吏以有司援案比例求免駁斥之術
處之幷矣例有一定情則萬端故遇事必當詳細審情以施刑賞
賞一人而有裨于吏治有裨于民生雖不符例賞賞所必加也刑
一人而有益于盜道有益于人心雖不符例刑刑所必及也即不
得
請必再三力爭之而為不負若憂嫌畏譏隨波逐流其赴答蓋
非溺職而已也初公赴楚之督任未出豫境遇協防陝西兵趙士

可廬巾箱鈔本

福等二百餘人以缺餉兩月逃回本營而陝營資咨會之至公
命集訊或言是皆死法公仁人且已非豫撫可無理此公曰察
其情形若累缺餉必矣協防非臨陣回本營非避歷山海豈可
同論孔遂首杖首謀者二人悉分撥豫邊防堵諸鎮將給與口
糧既入楚有鄉勇糾搶民寨被寨民縛送三十餘人公即日受
詞而駢梟之移粵甫下東李崇玉懸首菜市之信已至那公罪
且不測而東莞縣報鄭流唐率衆投誠當事者莫知所措公審
其悔罪情實不可殺降以為功婉奏請仍遵

前旨死安插被脅者遞原籍其駐鄧也訛言賊將大至一夕揭帖遍街巷而州民復告密有村庄有期會公杖而逐之軍吏請增防公曰是煽黨肆爛惑以求便隳隙耳嗣得賊間訊之皆間所為也乃大服其駐廬氏也當燈節川陝賊各萬數竄入南山迫廬氏公命大張燈賀節賊遂遠去嘗與余論兵興以來諸將賢否首推湖北遊擊李秉宣曰不逐利能用衆老夫以訊馘知之專薦得請而賄部不至經十五六年仍未一遷也後余遊大名李公適居其鎮得相識洵端厚君子能任重益以歎公

可廬巾箱鈔本

之知人公娶金氏累封夫人前卒生一女其子二女六皆側室出長子華基太常侍博士次涇基孫一兆詵州文縣學生又女適名族公著伊洛淵源錄春明雜錄對溪雜錄三書紀所見聞滿漢諸大老言行忌以維繫国脈民命者每見余輒為余述一二事皆得所未聞然索觀必不可曰俟老夫身後涇華基取閱耳公未幾失恃弱冠宦游違定省時切鮮民之憾故營生壙于虞山非藏傍先人兆域以致哀慕可謂有悃無忝者也公既卒其年十月二十四日卜者曰宜葬公之客涇包世臣次行治為墓碑題曰故

大臣者從昌黎權文公碑例也復銘之曰
公之始出失職居藩幸用不躓豫楚持旄俯同羣辟以逢當
逾嶺薄疾嗟公毒淫威用不振予懷風議請于公碑為大匡紀

可廬巾箱鈔本

伊江筆錄上編

昭文 吳熊光 桐之 輯

阿文成云
國朝定鼎後
章聖脫年事與英文肅王文靖等日以談論道學為事仰窺
聖意以海宇既定士大夫為百姓所矜式遂以講學為默化潛
孚之術而中外士庶皆知嚮往孟子云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
又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此徵開國規模迥非前代所能

及矣

又云康熙年間臺灣春蠢動閩省題報到日

仁聖正率

諸皇子在暢春園習射

諭令該部知道旋報臺灣失陷全臺失陷仍

諭令該部知道

諸皇子奏似應降諭

仁聖射而不答射畢回宮始

可廬巾箱鈔本

召諸皇子諭曰閩省距京數千里灣臺灣復隔洋重洋平日督

用督撫提鎮原為地方有事而設伊等自能就近籌辦若降諭

旨豈能悉合海外情形該督等不遵是違旨遵則誤事未幾全

臺收復以此見大聖人鑒周慮遠為不可及

又云臺灣平定後雍正年間有請建城垣者

憲聖諭云臺灣遠隔洋重洋非內地可比此次之易于收復者

亦因賊匪無險可據設有城垣賊必負嵎抗拒豈不更費兵

力

廟笏

聖謨周速符於
仁聖今該處久歉版圖郡縣城猶用剌竹与为地不同
世祖親政後湖北曹本榮以聖學疏應陳言語遷司業尋充
日講官
上一日讀孟子人知之亦喜ㄑ顧榮曰自得無欲安定當之
順治十二年
特降諭旨令訪求真儒並諭大小各官留心學問熊光在軍機
時恭聆

可廬巾箱鈔本

廟

廟

廟

寺因二字宜刪
擬改為仕見二字

純聖諭云太監止供役使其言豈足採擇即有一二真賢之語
亦係先為嘗試若遂信之人必借此行私此輩斷不可訪以公
事等因
本朝宮闈嚴肅為漢來所未有
純聖之防微杜漸尤屬卓絕千古
乾隆年間每年蒙古赴山莊祝
嘏十二月年班進京
純聖必優加賞賚並与之談論家常如侍子滕者然所以各部

落王公等心悅誠服至今感戴
海超勇公蘭察未免見小和相珅（敕）與之齟齬一日于
純聖前訐其在甘肅剿賊回京受皮張等物
純聖諭云海蘭察能殺賊皮張收以禦寒又何必詰責汝等既
不能殺賊亦豈能謝絶人情乎大矣
聖言無悋勵臣之爭先効命也
本朝遇有水旱偏災定例不待部覆先動項撫卹補行具題又
奉

可廬巾箱鈔本

國江糧下同

仁聖諭旨永不加賦是以山湾水角靡不開墾承平百六十餘
年生齒日繁尚覺不至艱食
列聖深仁厚澤洵為千古難逢
国朝初年浙江漕粮尚設有收頭及兌戶未免奥肉小民康熙
六年始定官收官兌之法每漕百石加耗米五石銀十兩積弊
始除至白粮前明係屬民建簽派殷戶充當粮長大抵八石運
米一石充粮長者往往破家順治二年御史徽允題改官運以
甦民困然猶分欵徵收白粮視漕米究艱于完納康熙二十年

將額徵漕米一律徵收官揀好米舂辦民始不知從前舂白之苦矣

阿文成云

純聖壯年曾患癰甫愈醫云須養百日元氣始復維時孝賢皇后間知每夕於

純聖寢宮外居住奉侍百日滿後即回宮住宿以資見

賢后之德嬪美后妃而

純聖之加恩后家毫無私昵也

可廬巾箱鈔本

詰

又云三藩未滋事以前

仁聖偶思營建時馬相齊管理戶部

仁聖向詢有項可動否馬相奏云戶部無項而止未幾吳藩滋

事

仁聖憂及帑項空虛馬相奏云戶部存項數用

仁聖詰以前語馬相奏云部帑原備緩急之需若平日建營建用去有急將何應用

仁聖又慮及發倉粹兵食難于接濟馬相奏云兵時軍行甚速

輿辨（下同）當時

只可令其就食民間隨後派官攜銀趕赴沿途歸還一百姓不能拘于常例彼時逐權宜照行得以無誤兴見開國大臣為能斟酌緩急通權達變也

又云康熙年间浙省沿海有与盜通者其事敗露命馬相往查相到浙承办各官緝獲送相閱薄事不下数萬人遂付之一炬并承办各官駭悶失措相云我当躬任其咎與爾等無干回京奏云当時国家初定豈可就案子案若拘薄搜索不特衆心惶惑别滋事端耳恐濫及無辜遂蒙

可廬巾箱鈔本

聖鑒垂究沿海迄今無事馬相子孫之盛寔由於此

又云鄂相爾泰每日朝退朝凡送稿司員及筆帖式等均延至書室侍坐鄂相或詢以稿中案由或談他事以觀其才具公餘定留疆勛績最著復留意人才如此又先在江蘇布政使任内奏減蘇松賦額四十五萬松江馮桴有詩頌之馮在鄂幕詠牡丹有詩到清平動能動王花雖富貴不驕人之句傷而能切

康通參綸鈞云其尊人河帥公基田為孫文定嘉淦之族孫增

康初謁見時文定詢以汝知我一生為人好在何處康以正直

清廉對文定云我一生由人如何害我總不肯害人文定向
屬矯正其存心如此洵不可及
阿文勤克敦管理刑部時各司屢請纂修則例不准文成時已
出仕刑曹因挽文成于過庭時代稟文成允為請示文勤不對
文成惶然越日侍側復云某日某為某事請示大人不置可否
某未喻其事故乞明示文勤喟然歎曰汝何不曉事若此近日
刑名從重加理者係一時權宜止辟見起見但隨案過非必引
以為例若一經纂入例內則刑官當援照定擬每年刑人無多

可廬巾箱鈔本

豈尚德緩刑之道文成每述及此猶有慙悔色並以其生平建
樹由於先澤云
劉文正統勳督辦楊橋漫口專用進埽之法晝夜駐工催趲不
遺餘力僅數旬而藏事有疑其太急者不知文正洞悉河工向
為利藪若寬以時日員心存侵漁必至玩延故嚴加督課使之
生卧不安方得赶期完竣又年近年堵築漫口江南河員多
用軟襄較下埽以速一經口窄水長往往失事不如下埽之
高大完整水難漂刷更足見文正之練達也

舒文襄赫德曾緣事有
旨即於新疆正法來相保以人才難得力為懇求
純聖諭云旨已頒發如何追得回來來相奏云如蒙
恩宥當令臣子飛騎往追始蒙
允准來相之子日前行八百餘里趕上前里趕上前
旨文襄遂得寬釋仰見
純聖愛惜人才來相喜體
聖心不憚千騎陳懇也

可廬巾箱鈔本

阿文成云兆公惠進討回疆被困時即發令將軍中疫瘦駝馬
爭殺臠掠充粮隨軍各官亦駝馬為行軍脚力不宜爭
殺進諫兆公不准彼時維舒文襄駐兵之處距大軍為近兆公
隨密札文襄云尊處帶兵無多若將來援必一併受困我軍
儘能受困堅守數月可待阿果毅公里衮到後兵力齊集再來
夾攻文襄照辦與阿會合前進賊圍頓解南路蕩平事後有人
之兆公者公云疲瘦駝馬存千軍中不特不足以資腳力且需
餵養徒糜粮艸爭殺掠臠乾肉亦可充糧始能為賊相持時日

舒某駐劄既近不救恐干
睿詰救而兵力未定無益有害哉之與札所以安其心也以兵
見大將行兵識見超卓充奏膚功有由來矣
阿文成云
純聖常諭　傳文忠恒以佛法清淨有裨益令文忠學習文
忠奏云佛法先戒貪嗔癡
皇上天亶聰明尚有時嗔怒況臣庸愚學之豈能獲益又一日
進見

可廬中箱鈔本

純聖備獎及魏徵敢諫文忠奏云魏徵每次規諫唐太宗不但
不怒遂有重賞是魏徵之見諫得便宜故不待憚直陳此二節
大臣進言可法
劉鴻臚謹之云尹文端繼善悅年與傅文忠意見未能水乳文
端力奏傅軍旅非所嫻習況係首相派令前往若
特文端不征此罪不勦
平於國體有關再四諫阻至于流涕可見文端忠盡不
陳不使傅之忠
公征此罪不勦
之罪不勦
法知而非
魏之過

舒某駐劄既近不救恐干
睿詰救而兵力未足無益有害我之與札所以安其心也以待
見大將行兵識見超卓克奏膚功有由來矣
阿文成云
純聖常諭　傳文忠恒以佛法清淨六有裨益令文忠學習文
忠奏云佛法先戒貪嗔癡
皇上天亶聰明尚有時嗔怒況臣庸愚學之豈能獲益又一日
進見

可廬中箱鈔本

純聖佛獎及魏徵敢諫文忠奏云魏徵每次規諫唐太宗不但
不怒還有重賞是魏徵之見諫得便宜故不待憚直陳此二節
大臣進言司法
劉鴻臚謹之云尹文端繼善晚年與傅文忠意見未能水乳文
忠奉
命征緬時文端力奏傅軍衣非所嫻習況係首相派令前往若
不克集事於國體有關再四諫阻至于流涕可見文端忠盡不
以私廢公也

阿果毅管理步軍統領時番役報單無不收閱次隨收隨藏從
不以示人因如此稔知法和尚之惡立斃杖下而此外細事從
不苟求京城貼然前後執金吾者孚有其比
舒文襄由伊犁將軍入相路過烏魯木齊見都統索諾木築凌
署內房屋踰制立命拆毀並以儲倉儲之粟向戒及過涿州又
慮監糧釀成大獄勸勒督爾謹作速停止乃二人不知遵改均
罹重典其貽害多人始知老成之言當奉為藥石也
阿文成于征緬時傳文忠為經畧誤聽人言欲由閒道進兵文

可廬巾箱鈔本

成以緬地多雨且瘴氣將發由閒不宜力爭文忠不聽以致官
兵染瘴死者甚多文成由他道前進接應始得全軍而返
被征緬時文成由銅壁關抵蠻暮伐木造舟九月舟成出江經
暮亦至公逆知賊必迎拒先以兵伏江濱之甘立寨俟期賊果
從猛憂拒戰寨兵擊破擊之墜其三舟賊被摩靡潰散緬酋始
懼而乞降
文成于征金川時帶兵無多忽遇賊匪擁至軍士駭愕文成命
先佔險要授括軍中賊位齊集排定裝置火藥鉛丸軍士請即

開放文成止之賊既露面軍士哀請之文成仍不允淮真待賊
近一齊點放聲如雷轟斃賊無數賊即畏懼遠竄蓋機在呼吸
若賊遠則放所斃死無多不足以懾賊膽而全孤軍也
阿文成征金川時某日劄營已定傍晚忽傳令挪營將弁等以
天晚未便挪移力阻文成隨發令箭云違者立斬將弁始遵之
然不免私相誹怨迨至昏夜大雨前兵紮營之所水深丈餘幾
至漂沒將弁等始服因而請示文成云我見羣蟻移穴知係地
熱將雨故耳兵與衆相類而文成舉以示衆勝於唐臣

可廬巾箱鈔本

矣
文成同福嘉勇康安海公蘭察明伯亮劉埔石峰堡叛回時某
日回匪情降天將晚首逆等未出文成云是詐也傳令不准如
再有出者即開鎗擊打並以營盤北面兵單抽添協防營中譁
然言文成不合時宜福海明公勸之文成不允並發令箭云違
者斬蓋賊營与大營中隔一溝賊見大營北面兵單先出老弱
誘之誑誘是夜首逆等突出以老弱推填溝中踹過欲向北面
衝出逃竄不料先已添兵鎗礮齊下發仍回巢穴官軍次早乘

廟

勢進攻緛醜撟渠始服文成之先見

阿文成于金川凱旋後

純聖諭云汝不特此次克建大勛前任伊犁將軍新疆一切章程皆汝定手定功不小文成奏云新疆遠處西陲勢難久守月每年南北兩路需餉不下三百萬臣意新疆不宜以次收進將所用經費于東三省開墾酌分宗室旗人被往彼駐劄免致流佔種以固根本

純聖訓云汝看新疆能守若干年文成奏云三十年為一世

可廬巾箱鈔本

當下同

齊

撤下同

臣所見不過能守六十年

純聖以有六十年之遠欲慎重籌畫未即允行熊曾以如何收法請示文成云新疆本當只設衛州縣非宜收回之法應于烏魯木齊等處駐重兵南北兩路仍聽回民等耕牧于烏魯木齊收其貢賦再幾相機以次向內移收佈所有兩路多餘官兵即當先行酌撤云云熊光上年出口一路留心察詢目下情形移撤良非易易

純聖慎重自有深心而近日大臣中如文成之歷練者似又乏

廟
亂
撒

人況熊光庸才敢冒敢輕議但曾聞文成之言必有所見誌以
備採擇
尤尼魯特之先故有西衛拉特華言四大部也部各有汗
純聖用兵之初原欲俟平定後仍設四汗衆建而分其力可以
銷乱萌息邊鄙奈阿睦爾撒納懷異志遂至不果
乾隆年間京通四倉存米充盈
純聖以久滅陳腐不如蠲免文成奏云漕糞千錢非旦夕可達
京師蠲免後設有水旱一時緩濟不濟急請仍免錢不免劉糧

可廬中箱鈔本

踪

純聖欲紓東南民力未准近因河患阻漕倉儲支絀文成有先
之明也見之明也
教匪滋事時官兵貪以鎗礮為行軍利器文成云鎗礮於攻守
實為得力今教匪入山奔竄官兵背負鎗礮如何追躡賊踪須
用弧矢庶可集事輿論尚不以為然迨予總督兩湖獲犯審訊
據供賊營最畏索倫吉林兵弓箭故逃散未成事以服文成
用兵之卓有先見也
又成於行軍時遇有老兵或降人知地里情形及賊情者輒呼

入給以酒食令其席地而坐公与細談良久察其可用者酌加賞資後在河工椿婦兵夫熟悉河務者亦仿此接待詢于勤莞者如是

文成云添兵不如添餉蓋平必平日贍其身家而後臨事可用其死命又云綠營兵月餉無多不能不聽其兼習技藝營生凡將弁訓練時不必太早早則恐荒其生業且在教場買食未免耗費再南方多雨弓矢等受潮易壞須趁晴霽時演習公之體恤兵丁可謂周密矣

可廬巾箱鈔本

梅州校勘公蘭察系自如一事似宜指定另行字

派

文成云閩兵性最蠻野曾隨出征沿途滋事文成擇其尤者一名正法衆遂帖然又文成在睢工督辦維時大壩引河集夫不下十餘年捨竊案幾於無日不有適獲犯係另案拒捕傷人逃匿立添員押赴工次枷斃亦即曉諭以兵大工未便姑息從事海公蘭察在戎行日久每過大山遠近瞭望即知何處有路可通何處有水公嘗云天生山川俱有一定人不留心是以不知又見馬騾蹄跡即知賊數多寡在蘭州勦捕撒拉爾逆回時予望見公退卻以為詐病公云汝年少書生豈知行兵凡

軍旅須知彼知此見可而進若明曉喫虧尚不速退豈不徒傷
士卒公以此每戰必克士卒亦樂為之用
前侍郎齊召南籍隸台州
純聖南巡時有天台雁宕之勝者
召見侍郎時詢及侍郎奏忘未及過
純聖復詢以所居不遠因何未去侍郎奏云該處山勢甚險臣
有老母在堂子不登高不臨深是以不敢去時
純聖奉侍

可廬巾箱鈔本

孝聖皇后南巡聞侍郎奏不復幸浙東
秋道令張若衡以請賑忤上官委解羊數十萬赴軍前度戈壁
三百餘里水盡路迷人馬困甚若衡曰沙成阜者津其趾乃令
役走堆處鍤掘之果得水又令伏地夜聽輪蹄聲趨赴所在不
十餘里遂得達是書生中有知此者
陳文恭宏謀官天津道時用放淤法化磽瘠為膏腴其在陝撫
任內勸民挖井以備澆溉並種桑養蚕于地方均有裨益又奏
西大吏虛報荒熟累民賠糧以經文恭密陳為桑梓除害尤不

可及
方恰敏觀承官直督時不許淀沽下游民間私壅當時怨者頗
多今下游淤墊水無所洩民始思之公所製義倉圖按圖之下
各州縣四至及村莊烟戶一目了然又興建留養局所活貧民
不少局成始生今總督維甸
書參揆麟在兩江總督任內凡遇出巡及查閱營伍輕騎減從
可通水路處夜宿舟次不入行館朱文正珪任粵督時亦然予
四任督撫照此而行雖未必驟絕風清聞地方究多減省近日

可廬巾箱鈔本

閩浙總督汪志伊出巡亦頗能減省
八旗兵丁有將應領錢糧扣繳租欠賠項者乾隆年間每十五
年清查一次
降旨豁免迨五十一年久已過期嘗大司農文恪查明正欲會
同奏請適荷
召對垂詢即以面奏
純聖令告知軍機繕旨豁免和相以大司農未先與商壓擱不
行半月之後

純聖復令大司農隨軍機遊見詢以前奏所奏內有八旗官員
否大司農奏皆係兵丁並無官員無官員即
降旨豁免後數日又
召見大司農密諭以不奏爾聽受八旗官員懲惡是以遵行
今諸朕斷不聽等因大司農之子繼堂度支淺澤無窮
而
純聖之知惠八旗保全大臣亦為亘古未有也

滇省解銅官員賠累甚多前此部中秤短銅斤皆令解員賠補

可廬巾箱鈔本

忌数始准回滇在京守候襄苦備至委員等向松少農懇懇求
准先回滇將短銅隨後搭解松少農恐和相掣肘即單銜具奏
蒙
允准解員得以少逭
勦捕撒拉爾逆回時臧于華林山砌卡死守屢攻不破明公亮
有家奴云瞭見每次進兵賊在卡抗拒兵退賊亦回巢何不分
兵前往一半佯為撤退一半埋伏左近待賊回巢迅往攻撲必
可得手公告知文成照辦果破賊卡一舉藏事可知行軍貴集

撒

思廣並也

撒拉爾先有犯蘭州省城督標兵為勒督爾謹帶往循化不
敷防守藩司王廷贊代辦總督事務預調莊浪兵數百名至省
捐廉獎勵晝夜董率兵民嚴守始得無虞蘭州民至今思之
撒拉爾逆回由河州至省中隔一河奉
旨飭查賊何由得渡地方官以是近河六處村莊新教回民与
賊潛通者為之紮筏濟渡覆奉
旨令明亮帶兵先往將該村莊勦洗風聞寔係勒督帶兵赴循

可廬中箱鈔本

船未撤回被賊搶渡因無確據可參何文成密奏以賊尚貢嵎
抗拒若先辦此六村莊恐新教聞風奮動更添羽翼請俟平賊
後移兵往勦並先派員前往密查六村莊內實在通賊者無多
孥獲奏明正法其餘良善皆免

三省教匪滋事之始

純聖令軍機寄信各督撫于辦賊後嚴查邪教以淨根株熊光
言于和相外省公事不密設習教者聞知畏懼是驅之從賊
大有關係應奏請緩辦和相不以為然熊光因和相前偕阿文

成赴甘曾會衛出示以大軍止于收賊不問新舊官吏賊營解散
甚多引以為證和相意動久緩辦會福嘉勇與和相弟琳在
楚南誤聽人言張皇其事密札寄相意變仍令繕發各省果
發房通行以致邪教紛起從賊相繼蠢動十年之久僅能藏事
先是福和兩人办理黔楚教苗由鎮簟帶兵往永綏于苗寨外築
路前進旬月即收可收復適值
純聖吕見軍機諭及福已封公若再成功如何加恩本朝有異
姓封王吕者否軍機大臣奏国初揚古利曾封王爵
可廬巾箱鈔本

福字下蓋[illegible]和[illegible]

迅閱嗣係殁後追封
諭云是不足為例史傳未逕以前和相與福尚書長安已将前
諭寄福等知悉嘉勇遂思建樹邀
恩商之德侯楞泰德云若以寨外收復其功小須穿寨進兵蕩
平苗境如金川之改新疆則功大可得封王封福伏聽德言勞
師糜餉傷折兵民竟無寸效而楚北官兵大半調赴南省以致
教匪乘虚竊發釀成巨患事之成敗雖有数存而大臣貪功一
言僨事可作前車之鑒

成赴甘曾舍衛出示以大軍止于水賊不問新舊其賊營解散
甚多引以為證和相意動以久緩辦會福嘉勇與和相弟琳在
楚南誤聽人言張皇其事密札寄相意變仍令繕發各省果
發房通行以致邪教紛紜從賊相繼蠢動十年之久僅祇藏事
先是福和兩人办理黔楚叛苗由鎮簟帶兵往永綏于苗寨外境
路前進旬月即收可復適值
純聖召見軍機諭及福已封公若再成功如何加恩本朝有異
姓封王爵者否軍機大臣奏国初揚古利曾封王爵

可廬巾箱鈔本

純聖命查傳送閱嗣係殁後追封
諭云是不足為例史傳未進以前和相與福尚書長安已將前
諭寄福等知悉嘉勇遂思建樹邀
恩商之德侯楞泰德云若以寨外收復其功小須穿寨進兵蕩
平苗境如金川之改新疆則功大可得封王封福误聽德言勞
師糜餉傷折兵民竟無寸效而楚北官兵大半調赴南省以致
教匪乘虛竊發釀成巨患事之成敗雖有数存而大臣貪功一
言僨事可作前車之鑒

浙

閩

予初撫豫體察豫兵單弱實難勦捕大股賊匪遂專心防堵訪得由陝入豫止有要隘四處淅川宮兵向駐西坪將富水關空出以致賊匪屢次闖入奏明移駐該省文武有心兵駐鄰境日久恐生變怵予者予不為動二年中豫境安謐接任顏檢尚照

沿襲

予所行已近至撤兵地方帖然

寶郝教匪先經馬藩司慧裕帶兵進勦其精壯四百名悉行西竄逸自西入山隘口有過風樓掛鼓梁二處予初僅知過風樓隘口飭縣催鄉勇三百名駐劄梯截治予到魯山聞賊由掛鼓樓入山正在焦慮旋報賊至掛鼓樓為該處居民據險擊散予星夜督兵前往分投搜捕將首夥要犯全獲地方安謐若非該處居民截擊縱賊入山必至棘手故奏明獎賞倘搜捕稍緩必復聚滋事行軍故實神速也

予駐劄州時有以賊匪欲由楚陝竄入豫境宜糾集鄉勇預備于四城貼招煽惑者州民惶惶赴州籲請予即出示現已奏調勁兵不日可到切勿張皇心如眾心未幾又有州民赴州密告某鄉紳某日起事宜加防範予訊來人從前曾

可廬巾箱鈔本

元鄉勇即杖責二十板逐出至月並無動靜奏奉
審訊據供該犯匿于州境月餘見予不動声色無從煽惑因竊
他處始知貼招密告者皆其黨羽所為愈信皆極不可輕舉妄
動致墮奸計
豫兵不宜遠駐陝境之言後曾上
聞仰賴
聖明垂訊朱文正奏云但看天甘某到豫後二年之中無一
賊竄入豫境即其成效兵不中制

可廬中箱鈔本

派

上意逐定
寶郊教匪滋事地方官張皇稟報以現賊不下數十人並稱該
匪黨羽有十八盤每盤五百餘名予在盧氏一面帶兵前往一
面嚴飭文武止就賊办賊不得妄拏無辜未及一月首從全獲
分別办理日久在逃教首劉之協心就獲解京益見次賊中丁
壯實不滿四百名紛紜株連又必如前兴之激成事端矣
由豫赴陝協防官兵二百餘名因陝有缺餉數月未給遂擅自
回豫直待該兵將入豫境予始接陝省咨會即派員迎赴河干

愷切曉諭令赴陝豫交界鎮將營盤隨同防堵兵丁一一聽命
熊光即將缺餉實情並办理情形由馹飛奏荷蒙
恩施僅令將為首者懲責仍准隨同本省官兵堵守不戮一人
熊光在楚有德侯誤聽營弁探報以施南習教餘孽將訂期蠢
動一面函致前來具奏並囑熊光速籌邊防熊光僅派委員前
往密訪旋奉
旨垂詢熊光以該處地方尚謐已久若紛紛往查文武奉行不
善恐如從前之激變先行奏覆隨據委員查得係德差弁到彼

可廬巾箱鈔本

生事被民毆打遂加詞詐聽熊光又據寔陳仰
聖鑒在今撤兵該處無事
鄉勇惟楚省鄖西自相團結最為得力首逆姚之富齊王氏皆
係該鄉勇勦滅然邊地井民也外鄉勇俱屬烏合寧在房縣
時鄉勇有糾眾擾械圍搶民寨者經寔該寨縛送三十餘人解
到縣天已晚糧員請分別訊辦予云汝等但問他們是同去搶
掠否次日糧員稟訊得糾搶屬實但罰不及眾請將為首者斬
予即派員將三十餘人概行斬梟各鄉勇始不滋事此為軍令

宜嚴起見不得已也撤兵後川陝多將鄉勇撥改新兵予定見給賞散歸適值稔收全行分散嗣川陝新兵滋事楚省獨免兵患

再建寨寔避兵勇滋擾未能制賊死命蓋寨中無水被圍輒往々暗中資賊耳防異日奸民佔寨抗拒近日粵東潮州即患此故予在豫楚不主築寨也

嘉慶八年冬教匪尚竄盡經略等先在甘疆如此办理不知甘匪戀其巢穴就近搜捕蓋經略善為調度使賊不敢遠出教匪則朝東暮西日衆情形不同況謂之餘匪皆習戰真賊若功虧一簣勢必死灰復燃重煩徵調是欲速轉遲欲省轉費矣連揭詳陳仰蒙

允准而是年川陝竟先撤滅撤經略回京參贊在興漢境內連次失利經略復出熊光將留楚東三省兵馬兵二百名奏明送往僅得完事

楚省軍需嘉慶六年前尚銷甚多迨大兵入境恒虞知缺食予到楚因賊不敢出山將來運藏舊時民寨就近支應無省繁費

可廬巾箱鈔本

用度大減於前而兵不缺食人問其故予曰凡办事不過虛緩急實緩急虛者有准則實者短缺緩者先支則急者短缺予則嚴為稽察先其實急者急者別無他術

予在楚獲首逆胡明遠崔宗和訊其帶兵大員各及將內該犯等畏何人據供最畏楊侯過春畫夜追剿不予以暇又畏總兵武隆阿緣該二犯連年裹掠營中營中有騾八百頭經武追及賊散出三十百頭諸兵取騾來洵圖脫武嚴飭勇不准取騾躡踪剿捕賊之騾頭全行攜散勢必潰敗逃入楚省被獲則

可廬巾箱鈔本

行兵不可貪財貪逸也

年大將軍羲勇亮征青海時忽一日傳令云官兵每人攜一枚片
塊草一塊草一束軍中不解其故次日進兵遇塌子頭滊泥深坑
[illegible]語呼為塌子頭先將草束攤入上鋪板片軍行無阻蓋
番人恃此阻隔不意大兵驟至遂破賊巢其用兵已有可取
又年征西藏時一夜在營觀書漏下三鼓忽聞疾風一陣牙
呼鈴下參將一員速領飛騎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賊果大獲
帳下問何由知之答曰一霎而絕非風也是飛鳥振羽聲也夜

半非爲出時必有驚之者去而南無十里有密樹林爲多櫃意其中有賊兵驟至潛伏故爲驚起而獃耳以好知之

陸撫曜官山東運河道時值王倫滋事州牧倩閉城門陸嘗城維翰具城外多白民是教之乱矣今照舊開門出入陸每日出內居民向係出城糴食賊尚遠遠將城門閉不特小民買食城内諭牆中稽察禹城帖然民感至今

又湖南天旱陸方午食適特命軍昇額到署見其羹食皆敖乳菜蔬疏豆之屬以賓告特素豪侈歸詈其奴悉撤寓舍可廬巾箱鈔本

豐腴固由陸之清德感人特知過即改後獲答仍得令終家必不由于此

各有水利昔人良法萬勿輕改常熟白茆入江之道向多紆折後之挑者改爲取直又拆除舊壩以致潮汐湧灌水退沙停不久淤墊近聞劉河之不通大舟三江已湮其二東南田畝所得不淹直緣淀沽之多阻塞與挑費爲數不貲書之以備司牧者籌辦

豫楫何燝塾音河務每年春汛公必親歷南北兩岸察看水

勢即知伏秋二汛何處最着重應備土料若干何處次要應備
土料若干逐一添定迨大汛時悉如所指毫無爽失公云河溜
一定見春汐便可知大汛不特熟諳亦有天授也
治水銓歸云凡黃水消長必有先幾如水先泡則方盛泡先水
則將衰及占初候而知一年之消長觀始勢而稔全河之高下
想何即用其法也
陶莊引河桃汛開放河督吳嗣爵改官少宰赴山東時行在謝
恩傳

可廬中箱鈔本

首請貢士命頭請罪軍機纔片覆奏公於斤內添水爭高低不
近八字於文襄以其近於爭辯勸令刪去公堅執不允並
來恐倒灌更甚多請我緘默不言文襄未允詳悉轉奏嗣
後決盡出少宰之言未為無見也
豫有脽土漫口予隨阿文成往築口門收至廿丈壩工已岌岌
不能保守將弁請開引河維時康公基田以蘇負罪豫紳力康
明河務豫有官名康康云向例引河口門不得過十丈蓋河壩
相為表裏口窄則水勢奮高水高則引河易於刷成若遽前設

勢即知伏秋二汛何處最着重應備土料若干逐一派定迨大汛時悉如所指毫無爽失公云河溜一定見春汐便可知大汛不特熟諳亦有天授也

治水筌歸云凡黃水消長必有先幾如水先泡則方盛泡先水則將衰及占初候而知一年之消長觀勢而稔全河之高下想何即用其法也

陶莊引河挑竣開放河督吳嗣爵改官少宰赴山東時行在謝恩傳

可廬巾箱鈔本

旨詢員缺頭請罪軍機繕片覆奏公於斤內添水爭高依不爭遠近八字於文襄公其近於爭辦勸令刪去公堅執不允並云將來恐倒灌更甚多謂我緘默不言文襄未允詳悉轉奏嗣後河患疊出少宰之言未為無見也

豫有睢土漫口予隨阿文成往築口門收至廿丈壩工已岌岌不能保守將并請開引河維時康公基田以蘇撫兼理豫務豫省官員康康云向并引河口門不得過十丈蓋河壩相為表裏口窄則水勢蓄高水高則引河易於刷成若遽開設

楊枚悔嘗作淤

引河淤墊所關匪細豫省皆信康言執不肯開文成向予云
徇幷合龍在冬臘水枯時今尚在秋杪河水猶盛若拘往例壩
工必不能保況幷次引河加深挑挖河水猶盛不比往年恐淤
墊又成遂親詣工測量河面高于引河丈尺即命刊示放數日
合龍既合淤河員遂相率悚弛予稟知文成督令連夜加土加
料追壓堅實次日北風大發壩前水勢陡長幸壩已堅不至疎
失又築懶壩二員往之先由淺水軟鑲進占及水長勢至搜後壓
塌須由深水進做方穩妥

可廬巾箱鈔本

派

又改築李六口壩工時工已險先已定期開放而河員等忽請
改緩開甚故則同詞支吾予密訪得因有術者言是日不利開
放引河予查是言頭又成將術者逐去如期開放堵築竣事蓋
河工如行兵不可拘泥陰陽也

河南河口倒灌予隨阿文成前往勘筹時總漕顧琮以淮河上
游淤墊請挑引河業經奏准嗣幷交文成就近查覆文成派予
往勘逐次丈武見多各執一詞總到彼看了再定迨到時貽看
得請挑之處南有山崖一道詢之土人以每年水大時高低若

三丈當依工文作三尺方合文理

千佼云水高與崖相平並有漫上年分予測量崖頂与請挑引河處所高約三尺餘緣是年豫皖天旱淮源弱以致淮不敵黃千艸于三丈下挑河之理稟明又成具奏停止有旨令淮水長運無阻又有以海口淤高請挑者又成問予云自沙阜以下堤廢後河無收束歸墟散漫致海潮西上淤淮雲梯關內將及二百餘里今提難驟復無論海口多被淤入無立足處且每日潮上兩次挾沙湧灌隨挑隨淤萬夫之力不敵一潮之壅恐徒勞罔濟文成乞曰然奏明緩籌

可廬巾箱鈔本

萬恭治水筌歸及葺又裒治河書皆以海口勢不能濟惟在築提束水以水攻沙

予撫豫時每值大汛前即嚴飭沿河地方官上提協防並札附近文武將該處情形有風無風按五日稟報一次兩年豫工無事蓋汛員會做工程稟圖沾潤往往不顧利害真呼應又不靈使地方官互相稽察又有附近文武將風雨稟報汛員等知悉撫處有案可稽倘有疎失如前捏飾必干嚴究彼此互相提防期於萬全加意防範其生險之工地方官在彼民夫易集心自安矣

千夜云水高與崖相平並有漫上年分予測量崖頂与請挑引
河處所高約三尺餘緣是年豫皖天旱淮源弱以致淮不敵黃
斷無千三丈下挑河之理稟明又成具奏停止有案十八萬餘
次年淮水長運無阻又有以海口淤高請挑者又成问予予云
海口自曲阜以下堤廢後河無收束歸墟散漫致海潮西上淤
進雲梯關内將及二百餘里今堤難驟復無論海口多嫩淤人
無立足處且每日潮上两次挾沙湧灌隨挑隨淤萬夫之力不
敵一潮之壅恐徒勞罔濟又成公曰然奏明緩籌

可廬巾箱鈔本

萬恭治水筌歸及靳又襄治河書皆以海口勢不能濟惟在築
堤束水以水攻沙
予撫徐時每值大汛前即嚴飭沿河地方官上堤協防並札附
近文武將該處情形有風無風按五日稟報一次兩年豫工無
事蓋汛員會做工程輿圖治潤往往不顧利害真呼應又不靈
使地方官互相稽察又有附近文武將風雨稟報汛員等知悉
撫處有案可稽倘有疎失如前捏飾必干嚴參彼此經心自然
加意防範其生險之工地方官在彼民夫易集一遇危急期搶救

免致漫決乃知河工雖由天数人事亦實盡也

豫工料物向派各州縣採買民間賠累無窮青龍岡漫口時河北道朱岐河陝道張有年告知富撫勒渾改為借帑派員平買凡築攔挑河經費均奏淮先借帑支用工竣扣還有地畝分年攤征歸款以後漫工均照此行民累稍減

江南河道之壞已已予過淮陰訪肘胎五壩損壞汽未修復淮水南洩不能遠出清口敵黃刷淤黃河大溜逕由運河入江亦不復東注海口予由清江渡河河已無溜竊其明驗為今之計

可廬巾箱鈔本

惟於有干河口築攔兖畫開清黃並趕修五壩引清水出口運河南注以便刷深運河且使黃流不能南侵東注海口庶清口以下河身亦免日漸淤高東南漕船可照前明盤壩法辦理一二年待壩工竣再照前改壩渡黃合川運河於高設淮黃並漲誠恐四瀆淮揚合為一瀆淮揚一帶化成巨浸矣潘尚書季馴靳文襄輔其治河法總不出攔束水藉水攻沙淺人鮮能出其範圍仁和張留堅云曾議及築攔此亦在倒下一石仕宦事中一条海公望桃濱昆明湖久而未成有老人指點云某處有泉六四

個應挑兩處泉出即成湖其餘二處勿挑海急於求成普行挑
挖越日老人來云湖雖速成日久有水患現在湖堤內設二銅
牛處其堤面与京城女牆尺寸相平將來下游宣洩故宜急求
預備也
浙江潮水逼塘北岸日紀趙恭毅申奏官浙時請興築塘土為
石質以鐵篆子塘為護與工前齋戒三日率屬赴江干致祭恩
風潮大起浪搏人若祭注觀者盡奔避趙屹立不動距祭所百
丈餘潮遽止趙跪禱願假數旬以畢事後潮不至者七旬而壩

可廬中箱鈔本

成
阮中丞元云浙西朱蕭山塘工有三江閘各口門可以洩內河
之水入江浙西低浦塘工似可仿照辦理以洩杭嘉湖內河伏
秋盛漲此亦舊時三江內一江由浙今洩透意
湖北巡撫陳詵將到任時夢見一人渾身皆血求申理公到即
通查各屬有無似此可疑案查得某縣某氏謀死親夫案雖婦
供認而其夫死時止有血污衣服及髮並無屍身案多疑竇隨
親提細鞫據婦供伊夫捕魚灣為生某日得三足鱉一頭回家

交伊烹煮熟夫在外间獨食婦回房洗浴之畢出見鱉食大半
夫忽不見衹有衣髮揭衣有血一堆臧叫四鄰之執送官受刑
不起供認謀害之擬極刑達部公又訊明捕得鱉處隨率縣親
赴該處剖驗之得該處有水坑一所往下刨挖又有一仰眠三
足鱉已鱉帶向署烹煮給犬食犬斃又試諸應死重囚之然婦
究始雪冤云此名陰陽鱉其蠢中人骨肉俱化但三足古謂之
能未聞有毒惟向傳鱉有蛇化者食之亦能傷人此或是耳
本草綱目載姚福庚已編云太倉民家有食三足鱉而化為盆水

可廬中箱鈔本

此段之前段陳此段未說
往往陳此段未說
彩細按此未似宜
從淡墨為說

者與此相類經黃令廷宣別取三足鱉給死囚食驗究獄始明
李時珍以為不應如此但天壤之大何事不有姑存此以為折
獄者隨時留心審鞫

給事中時請復天妃閘舊制俾淮全力注黃并于中河多
座節級啟閉盡洞諸減水壩兩岸清水悉入黃河則清口
頗得治水關河關鍵

葉藩佩采前在署河封府任內直隸山東宣傳有勇
人辮髮之事嗣延至京師經步軍統領衙門獲犯詢據供稱東

此朱校前文記事之誤及葉藩之下

交伊亭煮熟夫在外间獨食婦回房洗浴之畢出見蟹食大半
夫忽不見衣有衣髮揭衣有血一堆喊叫四鄰之執送官受刑
不起供認謀害官司擬極刑達部公又訊明捕得蟹戽隨牽縣親
赴該處包驗之得該處有水坑一所往下刨挖又有一仰眠三
足蟹巨螯帶向署煮給夫食夫斃又試諸應死重囚之然婦
究始雪冤云此名陰陽蟹其毒中人骨肉俱化但三足古謂之
能未聞有毒惟向傳蟹有蛇化者食之亦能傷人此或是耳
本草綱目載姚福庵已編云大倉民家有養三足蟹而化為益水

可廬中箱鈔本

者與此相類經黃令廷宣別取三足蟹給死囚食驗究獄始明
李時珍以為不應如此但天壤之大何事不有姑存此以為折
獄者隨時留心審鞫

又任給事中時請復天妃閘舊制停淮全力注黃并于中河多
建閘座即級啟閉盡閉諸減水壩兩岸清水悉入黃河則清口
深通頻得治水關河關鍵

葉藩佩紫前在署河南河封府任內直隸山東宣傳有旨
入辭髮之事嗣延至京師經步軍統領衙門獲犯指據僧隶

此条接前文沉船之議及築壩之下

糧

河南來河南未奏辦降
旨查詢何撫思哈惺悚通飭嚴拏葉訊問被劫者皆云不見影
響前後人即發軍不久仍醒無傷亦報獲之犯皆差役妄拏毫
無確據葉稟阿弥善事見恠不恠其恠自滅若一涉張皇必
累無辜未幾幾輔之無其事奉
旨以豫省鎮靜為得
又于山東皇司任內臨清州水次糧船經過停泊下午有曹縣
受雇水手康文貴等五人赴船探望船戶留飲酒飯五人向船戶
可庵白籍鈔本

借貸不允再四央懇仍未允借傍晚五人氣忿口角奪取衣服
數件而去船戶即赴報校盜該州未經經細審據供通報東撫
率行入
告未幾獲犯委員訊加刑求誣認擬斬一名絞四名旋帶犯回
省交葉覆訊始得實情咨東撫未允回護初奏葉力為主持
將康文貴擬絞其餘審再五等四名分別杖責釋放具奏照擬
完結
又於湖南藩司任內有高治清著滄浪鄉士素善語多失檢其名

之犯剔桃剔通者照悖逆案審办葉閱高書內有
聖治光隆德洋恩溥二語意在頌揚但未檯頭一併用紙粘簽
呈進
純聖宛至簽處以其人尚知沐浴
德輝非悖逆者比其未檯頭不過草野未諳體式竟予免究高
氏一家保全固由
聖德如天而葉之善於斡旋功亦不小宜其後嗣科第聯綿也
錢文敏維城赴黔讞獄路過一廟有老僧靜坐見錢云可惜一

可庵中舊鈔本

個狀元宰相作了讞不中用了錢亦不以為然迨由黔回京患
病因憶僧言復向詢讞在何處僧云公係
內廷翰林職在文章華国乃一心講求刑名意圖見長躁進即
此一念便干天和今悔已無及惟及早猛省尚可令終未幾文
敏大拇指忽生贅同每日割片盈碟隨割隨長遂至不起昔人
云刑官之後後不昌可不慎諸
梁相國治之又先在京開成衣鋪援例官刑部司獄年每年承
辦囚衣必親監製繁用新綿相中戊辰殿撰游歷綸扉秦學士

窯 下同

大士之父執役江寧行杖後杖上有血必為洗淨其瘀積處用磁鋒割去告人云凡受杖時新血与積血相和往往潰爛傷命學士公中壬申殿撰二公微時如此用心後人俱發

香山碧雲寺泉路為附近煤窯挖斷寺中無水管理三山大臣具奏奉

旨命定親王任勘緣煤窯係管理步軍統領和珅請開其特定親王兼攝步軍統領事務勘時窯戶私僱人千窯內戽水灌入定親王不知也令加挑濬水即立至據以覆奏

可廬中箱鈔本

廟派 下同 辯

純皇疑園亭官役訛索窯戶不遂故意堵塞即降

旨硯筆交留京王大臣審訊又成派予與舒濂赴步軍統領衙門會審問一晝夜將園戶刑訊渠不能置辭司寇哈寧阿勸予即據以定案予察園戶之供既非輸服且山泉如何能堵決意意見遲毋錯訪之園亭官福善云地底事誰知詳細惟某日窯坍寺中立刻水斷永詳察予詢言即与舒濂商清文成派員封窯實情自見文成云斗事疊奉

嚴旨和相又袒護煤戶若封窯仍未得實安等亦將獲咎予云

獲各不過去官若教殺人媚人斬之不敢文成逐照次而煤尸之奸立破國亭官役得保全地底藏奸何由燭照甚矣讞獄之不可粗心也

嘉慶二年和相与總督梁肯堂不協巧詞慫恿以熊光改授直隸欽令余攀發司庫虧空除名履任元旦祷于神明雖膚盤錯斷不敢殺人以媚人嗣查係借欠有着奏上時幸蒙

純聖鑒察交軍機行文分別追賠未成大獄

予駐鄭州時州牧仇汝瑚盤獲奸細直認賊營令其過江探信

可廬中箱鈔本

冀圖偷渡予親提鞫並未用刑供無異詞但察其言象究有可疑因訊其何時離家家中尚有何人據供身入賊營數年僅有一子予令將該犯暫禁手繕密札令該犯原籍地方官訪查果有一子向訊則供該犯本年二月始外出不知去向將伊子解鄧審訊僧供与在籍時相符因令伊子暫立隔房聽訊伊父詎該犯仍執前供不改隨提伊子与之面質始吐實情因在家賄悚輸錢為人逼索情急遂冒認奸細希圖正法一事予乃改例責放愚民罔知利害而讞獄者稍涉粗心即至屈殺可不慎歟

辨下同

毆與壽

楚省江面及洞庭湖内向多盜吴督達善購線访拏办理嚴速盜風始斂粤撫李湖操守廉潔審禺所屬沙灣雙塘素為盜藪李帶兵前往嚴拏重办村民始畏法又有議二公究盜者甚矣任事之難沙灣二處每遇新年輒互相鬬毆名曰打缺以卜秋收豐歉此種惡習余在粤時未能革除洵須責成該處衿士如遵先将衿士懲處稍斂戢戢

其尚書之子病危忽云此事与戎何干爾來捉我又代鬼語云此事原係汝父所為因汝父陽壽未終先捉塗再過再斧而

可廬中箱鈔本

年還捉汝父又承審此案司員尚書之子先後身故故時均如死者受刑模樣求在粤東則有陸縣永固承審案誤執己見将佐證刑求拖斃未幾縣丞身死一時之如受刑模樣柩由水路回籍又墮水中人命關天豈容屈抑吁可畏也哉

老云刑部殺人殺止一身戶部殺人殺及一家蓋追呼之擾孫尚不能免往往傾家蕩産而後止自古言之利之臣賢如劉晏尚不克令終況其他乎書此俾居官者不能形容刑名易造孽也

第一行寫

當
派下同

盜而良疑當作
良為盜

折獄不能不兼資採訪但仍當就案細心推勘切勿先入為主
前歸州盜案沈梟依鵬派員往訪轉以盜為良稟覆沈誤執
為寔致罹重典予撫豫時原武報延燒致斃八命之案因情
節可疑屢駁之嗣司府皆稱派員往查与所報同予不信不
久在他縣盤獲教次首從之犯審明正法知縣矣爭可見派
員不可深信也
聽訟者在於大畏民志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今刁訟成風而
地方官把規避處分往往束諸高閣其審理又者又以列案供

可廬中箱鈔本

請

明聲請免究無怪乎奸民紛紛投牒良民善轉為拖累矣王文
成在江西時呈多不准嗣又定呈詞止准敘一事不許過兩行
文成豈防民之口者亦誘張為幻不得不為過其流也
予在粵時蔡逆闌入粵省竄西洋路洋面彼時適西省宣化
縣有習教糾搶之案審出廉屬奸民與之拜會並誣告圖脇情
事予至電白即有以此案教犯多名闌與具控者呈內控稱此
等教匪與西海洋匪一氣冀圖聳聽東省又武遂信其言予置
之不理將控者亦解赴西省歸案審辦審得續告之犯即係教

折獄不能不兼資採訪但仍当就案細心推勘切勿先入為主
前歸州盜案沈梟依鵬派員往訪轉以盜為良實覆沈誤執
為寃致罹重典予撫豫時原武報延燒數八命之案因情
節可疑屢駁之嗣司府皆稱派員往查与所報同予不信不
久在他縣盤獲教火首從之犯審明正法知縣參革可見派
員不可深信也
聽訟者在於大畏民志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今刁訟成風而
地方官把規避處分往往束諸高閣其審理又者又以列案供

可廬巾箱鈔本

明聲請免究無怪乎奸民紛紛投牒良民轉為拖累矣王文
成在江西時呈多不准嗣又定呈詞止准敘一事不許過兩行
文成豈防民之口者亦誠張為幻不得不爾其流也
予在粵時蔡逆闌入粵省竄匿西洋路洋商彼時適西省宣化
縣有習教糾搶之案審出廉屬奸民與之拜會並誣告圖脳情
事予至電白即有以洋案教犯多名關與其控者呈內控稱此
等教匪與西海洋匪一氣冀圖聳聽東省又武遂信其言予置
之不理將控者亦解赴西省歸案審辦審得續告之犯即係教

匪欲借此洩忿圖脫拘律正法其餘習教搶劫各犯分別定擬
完結次年丹師赴西海拏獲洋匪多名隔別訊供寔未与東西
二省教匪糾結並查教匪之無竄匿西海者可見粤省呈詞殊
難盡信
潮州与閩省漳泉接壤民多械鬬其鬬之起皆因細故地方官
苟速為清理彈壓原可息爭乃置若罔聞不肖者因富戶預兇
涊中澳利遂積漸成風不可救藥該處距省千里每解一犯需
費五十金犯輒盈百州縣憚于押解意存消弭上司之慮虧空

可廬巾箱鈔本

佯為不知聞漳泉之然若以一參了事則涊前階厲者轉置身
局外現在接任者動輒得咎近於不恕細思之難拘提省虛
文惟當責成道府就近清釐有犯必懲州縣不至籍口解費無
出民知犯者不赦桀驁之風或可漸戢所若着案納大辟部中
拠例駁詰不能不提省由司招轉聞有犯者將其公訊封閉尚
知畏懼
予在豫楚有被賊裹脅私自逃回者皆役向其訛索不遂即行
縛送予以臧未湯平正當解散況愚民被裹逃回尚知畏法從

寬釋放並飭令似此逃回出者不必妄擊迎調粵督見所獲洋匪內真賊少而裹脅多但粵民貪利忘生不恥通盜前此招撫上岸者不久仍逃下海与楚豫情形不同向例擊護獲洋匪審明內有應斬梟者二名獲犯文武准其部引

見不肖員弁竟有賄買情弊該犯得錢到案言明認与頂兇無異督撫過堂時向止將死罪各犯解送予改令將全案獲犯解候覆審以便隔別研鞫甚酌定擬區[illegible]之心雖覺稍盡而三年內

可盧中箱鈔本

廟

是否竟無枉縱仍不敢信書此以見官場情偽百出司民命者慎勿粗心浮氣也

阮藩光平驅逐黎民氏佔據安南後孫督士毅帶兵前往未久收復黎城膺五等之封福嘉勇向予云不意孫某竟能如此予云阮光平煽起奪國豈肯無備恐係嘉飄師誘我深入繞後抄截殊為可慮嘉勇不以為然未幾失利報到官兵傷甚多純聖意不懌孫楊未批即行發出文成詢商熊光對云孫某既經失利再[illegible]

國

派聲關

聖怒必更措置乘方似宜降溫諭令其全師而出庶免再誤少
須又見軍機文成即悉熊光言具奏大合
聖意並諭汝向不滿滌士毅茲奏及此不悅大臣遂取招進內
加枕並傳諭滌如心帶兵退出
滌嘉勇前往懾以威阮光平敗潰乞降隨汝剋自来朝覲面
得以安謐
唉咭唎擅入奧門因洋商內狡黠潛与勾通壟斷牟利別無他
意只須將該国貿易暫停自然畏懼不必用兵此事初發熊光

可廬中箱鈔本

踏

與滌撫玉庭密奏問意見相同蓋該國本非安分夷人素於海面
搶奪他國貨物從准其進貢後遂藉
皇朝聲勢霸佔貿易該國養兵之費全賴抽分商稅故暫行封
關足以制其死命若輕率用兵無論該國兵船高大比粵洋戰
船加至數倍鎗砲不然官非心非能必勝況兵等夷人類于禽
獸急則鋌而走險設肆螳拒稍傷兵民不得不斷其貿易既斷
貿易必至往來東南沿海一帶竄刼如前明倭患熊光躊躇再
四始會奏

上以未即調兵失之遲延軟弱叠次嚴飭琛見
旨畏懼兩次令熊光催提鎮出剿困告琛曰萬里之外
皇上豈能周悉沿海情形我身輩身任封圻當以
國事為重一己禍福在所弗計公獨未見趙營平詘文正列傳
乎此事我定計整勵兵威示以鎮靜該夷自然退回如有不虞
當獨任其咎琛唯唯而止未數日該夷將闌入噢門虎門各
兵船撤退具呈悔罪准其照前貿易竟無他患熊光未能先事
剴切陳明上縈

可廬中箱鈔本

宵旰咎無一可辭而區區海
之官奧者詳悉情形免致孟浪開釁

奧海關貿易由來已久勢難斷絕但如毡羽嗶嘰洋布棉花可
製衣帽服等原不必禁至珠寶已無用而水法鐘表是該國以
銅片易我金銀豈非廣貨其奸計自當嚴禁俾遠夷共仰
威朝不寶異物再洋商惟利是圖監督鮮知大體其出入貨物
多違例禁所有鹹沙白鉛二項經熊光奏明定以限制洋錢成
色低潮奧民因其用便轉將紋銀先換洋錢甚至倒添成色近

更流行江浙是中國利權外夷操之成何事體鴉片之害尤劇無如海關官吏明知故放藉取陋規若文地方官查拏不過徒飽胥吏惟當將應禁者寔力嚴禁選擇廉潔通曉大體之員久任海關責成稽察洋錢宜先在江浙等省令其倾銷方准使用則洋錢不能行遠夷人無可居奇再於閩粵以次照辦庶可逐次挽回西洋人已衰弱似無能為所應防者在暎咭唎及新起之佛郎西定例止准以貨易貨近日海關混雜故金鈀銀下海亟宜嚴禁

可廬中箱鈔本

粵省洋面不及粵東一省之長且閩浙僅有外洋粵東天生內洋為通逃數防守殊難周密人皆曰海中礙臺孤懸無益不知舊時防倭設此豈可狃于目前無事輕易更張又順德令周祚熙云國朝沿海居民見賊參岸必齊心擊打而粵省沿海奸民見轉為賊耳目甚至糾引入港刼掠富戶其逕船米石逢索釘鐵等項皆岸上接濟內盜不除外盜如何能杜蓋粵民四維蕩然貪利忘生斯士者變風俗為首務也

湯文正斌撫吳時日治正人心為先務如驅除五通折毀淫祠

禁止婦女入廟燒香不准刻涤词艷曲皆移風易俗正本清源之道

前左翼鎮黃魯壁戶出身与粤洋澳船相熟周知盜踪常於五更駛往盜匪停船處趁盜未起尚未起椗密速擒捕鮮能逃脫所獲盜船物件賞給出力兵丁兵皆用命故黃在粤獲盜戰多壁戶為粤民所不齒而黃在水師甚中甚出色可見用人責因地制宜不拘資格也

前兩南阮潘光平窩盜銷贓粤東洋匪以該国為逋逃藪叅越南阮潘暎福受封後始禁止匪欲與之為難阮潘於江坪各海口密悡鐵練鐵錐誅匪船深入擊鍊斷賊出路擒獲無數將首犯解粤正法惜在後匪船逃竄未得一鼓殲擒而該犯潘巧於捕盜可嘉

庚子予隨和相讞獄滇南見滇黔漢民淡虔苗猓已甚即恐其生事端未幾而楚黔之苗頻繇蓋該處苗猓自鄂相等大加懲創後始懼声威較齊民更為守法綏輯之道須恩威並濟庶日久相安兩廣獞猺叅人深不可因其恭順遂任官民凌

虐也

湖南鎮箪三廳苗民滋事後蒂兵大臣措置均未合宜同知傅
鼐於沿邊設卡查田客民私佔山地酌撥壯丁為養贍經費就
近防守並均置產給窮苗耕種建書院令苗民子弟肄業近稍
安謐

古者農田專藝五穀桑樹牆下未聞在田有木棉之利與田畝
已去十之二三然衣食並重勢難偏廢此外如紅花靛艸地黃
甘蔗等物民用所需亦可廳之獨烟葉無益於人楚省均州

可廬巾箱鈔本

一州衡州一府皆種之但未奉
旨飭禁若外省出示禁止徒滋吏胥婪索舉亏
東風俗重商輕農該省田本少又因五穀利薄種
者不及十之五六年常仰食西省西船不到米價
頓昂為今之計先當禁種烟葉等項以廣米之來源再嚴禁燒
鍋等以杜米之去路而後可言積儲否則是先奪現在之民食
而徒冀將來之接濟豈非倒置乎
予家舊在休寧大斐村地處萬山之中一綫可通明末一先高

祖世鎮公預囑族人多買紅薯收藏後軍興嚴把村口閭
族賴免搶擾以著充糧亦不缺食予駐盧民該邑亦在萬山
之中民貪利平日多種烟葉户乏蓋藏曾舉興事擾切勸諭未
久予陞任湖督不及遵改書此以告後之司牧者
京通倉儲每年動入為出所餘本無多且宗室添一人即添米
一分麟趾繁衍恵之旱潦不齊河未復舊即宜籌備前文成心
此问予予云惟有隨近緩稔收年分採買二麥雜糧酌量捨放
或關東稔收和糴由海運至天津比轉漕督總節有舍此別無
可廬中箱鈔本

派

良法王公倖来較多出倍者大半或可酌量折支
乾隆年間有云京通二倉儲米短少並米色平常者奉
派劉文正等往查文正到彼體訪即回京面奏漕米久藏倉内
米色保無不齊而官兵領米有願領回者亦有願兌与鋪戶代
領換取白米者情形不一若約之盤量不特徒滋騷擾並恐轉
於
國計有虧荷蒙
鑒允自兴教十年兩倉亦照舊支放無事洵孚漕無奚而

不行而老成人不為浮言所惑惑也

唐定租庸調法租出自農庸調州縣係四民並輸即宋改免役亦計民貧富分五等輸錢今悉以兩稅取之是以士農工商所應輸皆取于農農日以困而逐末者紛紛矣是農又非己田交租之外所餘無幾即收租之家亦情形不同富戶巨室田畝盈千恃有勢力其交納時官吏轉不敢任意多收設遇災荒尚有別項貼補不至竭蹶形支絀惟中戶下戶田本不多專資養贍而不肯官吏又未免額外浮收一遇

可廬巾箱鈔本

凶年非賣田無以度活中戶變為下戶下戶變為貧民貧民無產而貧民日多矣

古者征收粟米之外多係絲縷不以金銀蓋衣食為生民所必需其用貨金銀即饑寒不能濟其用虛今用之日久雖騐鞼改然亦須斟酌時勢虛實相當權而行若重事重金銀二者為物無多取攜載便又何怪乎民輕去其鄉商日富而農日之也頃見三國志曹魏會事用粟帛而市中以濕米澆布攙混以致百弊叢生復改用錢此事宜隨時斟酌尹文端陳文恭在江

省時維時四府糧道係胡文伯漕務肅清民受其益又江蘇一
帶米石往來私自出洋雖淺前必有顧慮今之案而奸民漁利
舞弊數年米價平減蘇民至今思之
乾隆五十年常州旱災一先大夫捐資並勸親友各自煮粥施
捨貧民所全甚眾又年湖北下游歉收熊光與全撫保奏
明將鹽務陋規分散被災州縣並勸諭富戶仿照煮賑地方帖
然荒年煮賑貧民最得實惠公宜就近公廠擇愛民者經理之

可廬中箱鈔本

故老云江浙每遇蠲免年分收成必薄益維辟玉食閭閻公應
輸將小民一飲一啄均有定數即天亦不能使之盈餘予歷任
四十餘年見官員辦災及河工軍需等務染指侵蝕者不特
敗露立干重典即私載回鄉不久必為子孫蕩盡可為炯鑒
漕船遲延馮馮臚應檄以為由于船身高大笨重難行豈知
軍機大臣奏准飭令折建時改小收低既改之後遲延如故益
鴻臚因其鄉先達朱竹垞詩中曾詠及乎信遂信以為然不
知改小收低喫水更深且祈丁無浥帶貨丁力益疲於漕運仍

當

無碑益昔人云湮無獎而不行以此見舊章之未便輕改而讀
書不可膠柱鼓瑟也
予閱吳郡志見吳江長堤上向有石碑一通載明水漫至第幾
石即淹邑中何處低鄉民田又漫至第幾石即淹次低田直至
高鄉止該邑田畝受災輕重覽碑驗石一目了然此昔人良
法周守訪云今碑尚存予白不特吳江當守舊制凡江浙水
鄉應仿照行之倘有水災庶免吏胥朦混民多益矣
彌補虧空之說起于和相赴滇讞獄訪得該省倉庫多短缺緣

可廬中箱鈔本

撫士敦恐再干重譴慫恿和密奏允准州縣缺分甘苦繁簡不
齊缺好而地處衝繁即有出息僅數貼補公用如直隸良涿楚
北宜城能保本任無缺已屬幹員亦能彌補舊欠僻偏僻處
好缺無多每年或有盈餘何能代前任完盈千累萬之欠
十間將耗羨及鹽當各酌規撥補倉庫始得無虧今耗羨
已歸公若令重取是加賦矣不加賦而責令設計法歸款
不過移東補西何有名無實如不准挪移非侵即令員所得小
而所失大此說不改竊恐百弊叢生以上情形嘉慶四年

隨當未洒掃
誤字或指隨而當
商榷

當

無稗益昔人云漕無弊而不行以此見舊章之未便輕改而讀書不可膠柱鼓瑟也

予閱吳郡志見吳江長堤上向有石碑一通載明水漫至第幾石即淹邑中何處低鄉民田又漫至第幾石即淹次低田直至高鄉止該邑田畝受災輕重覽碑驗石一目了然此昔人良法周守訪云今碑尚存平白不特吳江當守舊制凡江浙水鄉應仿照行之倘有水災庶免吏胥朦混民多益矣

彌補虧空之說起于和糴糴空之說起于撫恤撫卹數恐再干重譴從恣恣和密奏允准州縣缺分甘苦繁簡不齊缺好而地處衝繁即有出息僅敷貼補公用如真緑良涿楚北宜城能保本任無缺已屬幹員如能彌補舊欠僻偏僻處好缺無多每年或有盈餘公何能代前任完盈千里緊要之缺雍正年間將耗羨及鹽當各酌規撥補倉庫始得無虧今耗羨等概已歸公若令重取是加賦矣不加賦而責令設計法歸款不過移東補西何有名無實如不准挪移非侵即貪所得小而所失大此說不改竊恐一百數衆生以上情形嘉慶四年

可廬巾箱鈔本

荷蒙
垂詢熊光曾一一面陳
乾隆年間京師錢價日賤議者曰民多私鑄應嚴查禁以維時
胡季堂官大司寇告予曰此事不可操之太蹙將來必患錢貴
若錢貴物賤固妙倘錢物並貴民必更受困不久即應其言
予訪得近日錢貴緣銅產銅既少又各局人工食用較前倍
增而例則照舊不能請增遂私減卯錢少則貴必然之勢
調劑殊無良法再近日耗銅處太多如大火盆每個需銅

可廬巾箱鈔本

派辦

數十斤之類當查禁之
鼓鑄銅斤短少固由滇省峒老山空而泝運亦理不善蓋運
銅本係苦差其交代時或短缺倉庫藩司拘泥彌補又將應領
水腳坐扣和遂不免沿途盜賣甚至未抵百色無錢雇夫拋棄
不運予在粵訪聞百色附近一帶存置未運之銅為數不少竟
無法調劑書之以備採訪
雍正年間及乾隆初年兩浙食鹽官價甚賤額引暢銷商人獲
利數倍蓋其時每鹽一引完課一兩成本既輕可以照價發賣

官鹽價賤私鹽不能獲利盜販者少商得轇轕輸灶戶之隨
煎隨賣無須透漏通年計算不課如舊雜派較之課增至數倍
成本既重則價值不得不增官鹽壅滯貴私販充斥額引積銷
灶均困實由于此
湖北鄖宜施三府在萬山之中廣東廉高廉雷瓊四府地瀕大
海每種多缺出歷來上司均將才具平常之員
委往署理不知叢山易藏奸宄近海更多徃徃各府距省較
遠尤應遴選勤慎者前往庶可以資整頓督撫為封疆大吏方
可廬巾箱鈔本

伯乃一省表率自當為缺擇人豈可為人擇缺淺之官者二省
者急宜思變通之
蘇撫明德於籤押房壁上分各府州縣粘貼壁套將該處應
查應詢公事隨時裝入每過外府州縣進省公即檢閱面向查
詢以觀其才有不能對者即訓斥之法此各屬均留心公務辞
又清云見屬更除公事外不可泛談阿文成置甘督之狀益巧
官甚多以揣摩為逢迎不得不防其漸也
古北口提標官兵差使最繁提督王進泰每年夏秋收汲探明

派

歲歲

何處熟豆價賤動支公項派員前往買回豫備喂馬又于附近
閒地教兵剉種雜糧菜蔬一切軍器皆親驗監製逐年積儹營
運於古北口開二典將多入子金貼補差費鎮營鎮富志那在
彼設法積儹銀一萬數千金奏明生息貼補兵丁提鎮實心經
理公務兵之受益者多矣

營伍難免虛糧等弊提督慶成云巡閱時所過塘汛必須先行
抽查隨路挑看挑技藝迨到營閱兵逐一呼名照冊親點如有
年貌不符立予查究咨營員朦混常以現守塘汛為前除技藝

可盧中第鈔本

手常借此掩飾甚至移東補西充數搪塞營兵者不可不知
總督用營員為耳目流弊甚多欵當轉文武若不准其進言下
情下又不上達矣法在熟聽並觀慎勿先入為主教職佐雜之
言亦有可採當照此而行

手談演劇耽誤改務官既嗜斗幕友長隨相率效尤何啻禁止
且年少子弟耳濡目染易壞習氣至優伶圖知廉恥乃有用為
僕役者流弊更深戒之戒之

熊光在南陽天旱赴各廟祈禱圖應因諭守令即將山川社稷

壇潔除熊光齋戒往禱越日闔省大雨麥收豐稔嗣官楚粵仿行輒驗乃知地方有旱潦必當預時修葺女墻

粵省救火水龍係西洋人製造可以逐節栿高能隔城噴水巧而得用惟外城大新街一帶取水稍難予飭縣曉諭添掘井座免致緩不濟急因思杭州等處素多火患應照毛西河之議曉諭改竹木為磚瓦再仿製粵省水龍備用

竹山縣城係瓷砂縫昌捐建城中向無井予曰設赻急大豈不

可廬巾箱鈔本

禱　　捐

坐困乃邑紳等惑於風水不敢興控予令地方官一面曉諭紳士一面親詣

龍神廟虔禱先在廟傍掘井得水後之官此者再勸諭百姓于城中陸續添浚庶有備無患

休邑山多田少米皆仰給江西西米至徽中隔漁亭山路五十里崎嶇攀牽確挑販維艱予伯祖任文公於漢口糴州一帶徵籍生業中勸捐二項交漢亭僧人募工陸續刷砌卒成通衢徽民賴之工竣僧隨圓寂未幾堂弟錫齡生得乙未殿撰

徽州考棚傳係古林黃氏獨修其後人黃軒得辛卯殿撰聞凡
修文廟者後人必得科名益尊師重道憲士林子孫自享
其報
施愚山先生于白鷺書院講長幼有序肉及少傷孤露中鮮凡
弟至于涕泣座中有鬩牆者為之悔化如此方無負師道
易州
陵寢及
萬年吉地需用磚瓦向係內務府承製慶二年改交易州燒
可廬中箱鈔本

辨 下同

脫白字 白菜

辨

造予到直訪得此項磚瓦內務府自制督用相沿已久若令該
牧办理日後交收必多需索等弊官定賠累將實情告知和相
詳咨停止
安肅產菜藩司載赴京師饋送逐年加多該邑每年雇車賠貼
累不下一二千金予到直赴飭停止又貢桃向產肅寧嗣邑民
將桃樹盡伐去始改深州採办大吏稍不經心百姓已多擾累
山東單縣孫炳乾隆乙巳丙午旱災散賑不假手胥吏令
鄉舉老成者一二人赴縣滌面發給轉散無力窮者盡代掩埋

凡出賣子女給價收買分屋養贍次年豐稔仍令其父母屬親
親屬領回均不索還買價尚有二女無所歸孫認作己女為之
擇配此不愧民之父母
貴州懷仁令李振文下車時知民健訟凡遇投牒者俱坐大堂
逐一研訊實者即申理虛者即創懲三月之後訟風頓息盜
盜賊嚴拏重處宵小遠竄境內肅清
福建署龍溪令單瑞龍能得民心漳泉械鬥官往查拏往往肆
其頑梗獨單令前信豆印曉諭親往曉諭民受約束各相解散

可廬巾箱鈔本

休寧靳令光著在縣數年審斷公明皆首謝絕為歷來所未有
調任桐城頌見桐邑人述及其在桐時亦如在休邑之改声卓
卓惜終于下僚未得展其猷為
又原任長洲許令治歷官常熟華亭改声卓
其子也
乾隆己卯許任華亭時秋霖雪稼許以聞于郡守置若罔聞許
赴郡齋三晝夜為民請命髮顏盡白郡守終不一語許乃自發文
通報而郡屬災民已有鼓噪于郡署者郡守始恐招許為諭散

之大吏得報委勘災衆屬實許豁邑民有命鬚復轉黑
教匪滋事時署房縣魏衆臣晝夜在城防守其妻誓不受賊污
辱一日訛傳城破妻將妾及女勒斃始投繯自盡至今房縣猶
城上有魏夫人祠
故老云雍正年間歲底
賞賜內廷大臣每人一二萬金常熟蔣文肅廷錫得賞萬金仍
以度安不敷為憂其侍妾杜氏即文恪溥之生母問云相公有
何心事鬱鬱不樂文肅云每年詰底親朋俱有餽贈今年不數

可廬中箴鈔本

外送是以不樂杜氏云此人情何妨酌減文肅云我居相位尚
無借貸親朋多係寒士仰我度日若減於往年伊等更如何措
据杜氏遂乎以所藏簪飾典貲應用先是杜氏之姊在松江王
尚書家為女優文肅乃尚書之戚其未遇時寄食松江未免落
魄杜氏之姊獨加青目贈以盤費勸其入京圖取功名並將伊
妹終身託付文肅不意女優中具此眼也
蔣氏之澤寶田副使莘田先生伊於康熙年間繪上難民等事
二圖

當千同權

仁聖覽圖及疏動容嗟歎禁兵焚掠保全甚多又上救荒策以宜勿不宜聚令縣各為賑勿聚于府鄉各為賑勿聚于城人各為賑勿委吏災黎均沾其惠而又肅體郵單寒勿不可及英少農和為德師保之子少時和相欲以女妻之師母弗允相怒当相用权时人爭攀附而母預料其必敗智矣夫

王大宗伯懿修僅有一子壯年術者為之推算云命当有厄出一子其夫人遂置膝貌頗佳宗伯云何苦害人家女妥為擇配後宗伯位高子宗誠任宮詹孫三人可見天之報施不爽也

可廬巾箱鈔本

郎梁若伊夫人自幼訂親後因出痘傷目成瞽兩足並仆癱瘓外家情愿退姻養女郎宅之晉同声慫恿另聘廉訪堅執成約娶回偕老守義不渝足風末俗

予幼而失恃蒙外祖母汪氏撫卹備至聞外祖母晉向予乳母云予子将来似似有出息但一代為官三代為丐官之不易做予在外任十年見一舉一動不慎輒為民害始信外祖母慈訓確有所見

回疆鄂對之妻熱依木被霍集占擄獲欲納之不從於囚所

薩底撒

潛逃治乌什蠢動特勲依木在庫車馳回葉爾羌設法將各回衆器械收繳馬匹散放他處葉爾羌得無事不意回婦中有此傑出者

準噶爾之亡由於該部落以女妻拉藏王之子既而害之遺腹生阿睦爾薩納生時偏身皆血事見西域見聞錄迨徵天道昭昭不爽

休寧邵某与甘某方伯相好方伯虧短庫項向邵借貲先允後悔方伯以此獲罪邵一日閑坐廳上見方伯来拜少頃妾生一子

可廬巾箱鈔本

鳥

邵惟數畝而已将子長大将邵家產盡行花銷邵與爭有戚誼非傳聞也

先太夫人歿後柩厝北山買地之初未知拜臺下係無名氏舊坟嗣曾姓因拜臺礙墓伊墓道在縣具控親友皆曰事隔年久曾所控無理當与之訟先大夫曰臺下既有舊坟者本不必趁兴拆去一舉兩得何必興訟即折讓之次年予應京兆獲僥未幾二先兄亦捷京兆庚子入翰林昔人云陰地不如心地好確甚

國下同
兩關下同

海寧陳相國之遴順治年間獲罪遣戍遼東相国到戍所有一廟名素菴与相国號同廟内共屋兩間一年間年久関鎖其一間則一僧住為相国問僧関鎖之屋因何不開僧云此係老和尚関鎖囑伊以必待伊回来再開相国强令開看屋内止有兩二桌對合凝塵盈尺别無他物相国令将上面益桌取下見下面桌上書寫相国仕宦以及獲罪年分一一不爽相国默然知係老和尚轉世也此係相国族孫榮禮告知必非虚假可見凡事皆有定数矣

可廬巾箱鈔本

范忠宣流嶺南聞命怡然就道劉忠宣戍肅州徒步荷戈在大明門外叩頭而去乾隆年間劉文正在口外獲譴騎駝入関阿文成在滇南降作兵丁換穿布靴日到營門帶刀伺候俱得古大臣過則歸已之道

地震因水氣不能發洩京師自開昆明湖後水氣宣達地始不動

徽州發蛟時有於村口積棗漂向澆發者蛟繞道而行村得無恙

伊江筆錄上編終

可盧中箱鈔本

伊江筆錄下編

昭文 吳熊光 槐江

天命八年

太祖御八角殿訓諸公主以婦道毋陵侮其夫恣意驕縱違者罪之當干戈草創之際而即先申明內則天桃穠李風化之基不特以弧矢威天下矣

天聰四年

太宗諭曰昨攻永平城副將阿山葉臣與猛士二十四人冒火

登城乃我國第一等驍勇人也以後勿得再令攻城斷辛內有一二次率先登城者亦不可再令攻城以示朕愛惜材勇之意

六年貝勒岳托言先克遼東廣寧誅漢人拒命者後復屠永平灤州以是人懷疑懼縱極力曉諭人亦不信今天以大凌河與我當善撫養予以家室毋致一夫失所

太宗嘉納之

開國

君臣體恤戎行不嗜殺人如此有不

可廬巾箱鈔本

憲

天與人歸乎者乎

順治十年

諭內三院近來言官條奏多係細務未見有規切朕躬者朕一日萬幾豈無合天意未順人心之事良由諸臣畏憚忌諱不敢進諫耳如有過失須直諫無隱即有未合不妨再三開陳庶得省改進言切當者必加旌奬言之過贊者亦不譴責

聖不自聖可為萬世求言之法

康熙三十二年鄂羅斯遣使進貢

廟

廟

確宜作榷

糧下同

仁聖諭曰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及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寧則外夷不作當以培養元氣為根本要務聖明鑒周慮遠可為萬古懷柔之法

康熙四十八年

仁聖諭曰從前恐內帑不足將外省錢糧盡數入戶部天下財賦止有此數內既盈外必絀設各省一旦需用又從京師解出得無緩不及事當於無事之時從長商確等因謹查自康熙元年至四十四年所免錢粮共九千萬有奇五十一年又免地丁

可廬中箱鈔本

廟

銀三千二百萬有奇況康熙初年軍務河工需用浩繁乃至四十八年戶部庫銀尚存五千餘萬何以近日度支動支絀計臣不得辭其責矣

康熙四十九年江南獻瑞

仁聖諭曰從前各官挪用而將後者之俸扣補于理不順是年有普免錢粮之

旨六十一年又

諭火耗一項特以州縣用度不敷於正項之外量加些微原是

私事朕曾諭陳璸以加一火耗似尚可寬容陳璸奏云此乃
聖恩寬大但不可明諭其言為甚深為有理是年陝撫噶什圖
密請加耗完虧批發申飭
聖恩高厚官民宜如何感激也
鐵斛定於康熙五十三年由
內製新樣銅斗一具方徑八寸深五寸積數見方得三十二萬
分又製新樣銅升一具方徑四寸深二寸積數見得三萬二千
分依樣十升一斗五斗一斛毫釐不差交部照式製鐵斛頒發
可廬中箱鈔本

康熙五十七年
仁聖諭曰朕常留心格物之學如雷擊物木必於畧無瑕疵枝
葉整齊者方擊之如擊馬已割耳鼻之馬亦不擊再書冊所載
雷斧雷楔大約得自深林者皆石得自平原者皆銅朕所得最
多將小石一塊置泉水攪之即可祈雨蒙古謂之查達齊書冊
則曰查達等因熊光前扈從熱河見回人查達心不甚靈或所
得之石未真耶
雍正元年

憲聖諭曰州縣官使其從容不慮窘乏方其可責其盡心撫字稍有餘資亦當為地方興利何可勒令為他人補貨二年又諭曰錢糧雖緊要當為百姓留微利養生若為錢糧起見又圖自己取利絲毫不寬百姓使窮民失所成群盜竊其害大於欠粮雍正十三年間倉庫充盈固為樂利可見理財之道首在用人養民也

康熙晚年優人徐采給事藩邸喉傷者殺人事下九卿議者欲寬采以傷抵趙公申乔據

可盧中箱鈔本

刑部讞論采主使坐絞已而采竟減死充邊及

憲聖即位仍逮采于邊論如律下

詔寬趙公由是官吏咸知法在必行無敢犯者

直隸保定東地卑下魚子化蝻災無虛歲公孫文定為督言聊弭災之本在濬水使通擇吏分行穿治令田水通溝溝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淀共開五百八十餘渠又申捕蝗之令終公任不歲以不飢

乾隆己巳秋洪澤湖泛漲高堰一帶石工危險總河高斌檄開

山盱之天然壩淮揚道吳嗣爵抵壩相度曰此壩誠減開誠減
暴漲其如下河數十萬生靈何堅守不啟提亦無恙
乾隆癸未年浙江孝豐縣民蔣氏行舟被刼一案適有回籍逃
軍盛大糾匪搶奪被獲縣向刑求承認盜刼且起出籃布綿被
經事主認確發平湖令劉各國煊覆訊幕友汪輝祖以案多疑
實勸劉隔別研鞫並取新舊布被二十餘條暗為記別而以所
起籃布被二十餘條暗給盛大再認憎無辨識細詰其故則因
盛大自意逃軍犯搶更無生理誣服避刑然後仍照搶奪定擬

可廬中箱鈔本

蔣業正盜旋由江蘇元和發覺
又戊戌年平湖談令官詰詳請執業田產拘號給領清單滌潘
含中問之汪輝祖汪云民間買賣向憑戶册有册而復給單不
特贅設且令買賣送驗驗換給契吏必從中滋擾豫詳院飭縣
停止予隨阿文成至浙江有言另辦推收者阿恐開官吏需索
之漸未久
湖南寧遠俗號難治惟陳舟心率是邑不貢民社之任汪輝祖
係予戊子同年乙未成進士選授寧遠公有能聲江西魯藜非

名仕驥恐其自衒募學有書院之名竊以君子不已以已所能者愧人不以人所不能者病人洵為藥石之言絜非亦由進士官山西夏縣知縣以上三則見汪禪祖病榻夢痕錄

雍正二年以册存人丁見數按直省州縣均入田賦代輸徭錢銀其無田之戶悉免之間有不便均輸者仍依舊制丁地分徵以從土俗之宜

雍正十三年十月

純聖諭曰各省凡市集落地稅其在府州縣城內人烟湊集貿

可廬中箱鈔本

易衆多負官員易于稽察者照舊徵收但不許苛索重征其餘全行禁革

乾隆元年奉

旨免江南長江一帶網船戶鰣魚銀永著為例又奉

旨將廣東歸善海豐惠來潮陽四縣加增魚稅共六千餘兩悉予豁除

順治十四年夏亢旱

章聖步禱康熙十年二十六年夏亢旱

廟 廟 廟

廟國
嗣後
扶糧
廟壽

嚴是罪在予不在又
憲聖頒之遐齡得免迨乾隆時朱遺表云臣核国儲経費綽然
嗣後倘有言利之臣倡為加增者幸勿聽之系君子小人之辨尤
易混淆尚書述于汝心遜于汝志二語願
皇上時以為念臨終不忘啟沃名臣也
大學士王掞以江蘇多浮粮由明太祖怒吳民為張士誠抗拒
因以重額本非平政密請
仁聖于父十萬寿之期特已日減免留中未發嗣因覆請建儲
可廬巾箱鈔本

廟

仁聖一併欄發王獲赦答次年仍蒙
思起復原官
又祭王於
孝惠皇太后之升祔闢衆議請蹕於
孝康皇太后之上合禮而且稱
旨
乾隆年間準噶爾入關熬茶有悞奏入寇者
純聖命發兵總督黃廷桂奏不可輕動已而果以悞聞

嵇文恭璜九歲讀禹貢恍然曰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蓋下流
宣通則上水自順流而下洵有天授裘文達曰修云若僅於一
處受病處治之則下流未清為患甚大今下游淤口徒糜
急急浚上游缺口徒糜
國帑豈淺量之不如即
吏部侍郎留保幼年氣盛常易生嗔養母屢折屢戒之及長使
于使四方跪養母前乞一杖文蒼頭曰嗣後我倘不再戒干怒
汝即以杖示我蒼頭如其言公悚然改比之佩韋殆有進焉

可廬巾箱鈔本

廟

吏部侍郎魏定國宰湖北應城時雲夢孝感皆以守令故閉城
罷市他官徘徊不得入大吏檄魏往民望見應城旗幟呼曰魏
青天至矣皆解散羅拜
乾隆十七年有好姦民搆逆語假孫文定奏諫章流傳者山東
巡撫準泰獲一紙交臬司查拏適漬省以聞臬司懼越奏之
純聖疑泰欺致泰手理泰之獄詞曰未得偽造者姓名不敢妄
奏且緩之則易於鈎考罪人斯得暴章之則彼或聞風匿伏而
平民轉罹于辜擬罪上

純聖赦之

康熙年間恭王薨王為

仁聖所最友愛恐傷

聖心令長史俟殮後再奏

仁聖以未得臨俟視怒長史總管等不先奏命內務府總管莫

保往訊且曰伊等以為忠于王何不殉王一死尚待朕治罪乎皂

于

仁聖前亦依怒狀到王府召長史等跪堦下宣

可廬巾箱鈔本

旨畢即奮拳痛歐歐之碎其鼻出血乃馳馬回奏

仁聖問如何處置曰以臣觀之長史總管必死必即不死被臣

痛毆要害處心難久延

仁聖遣人視之血流滿地怒遂解不復追問

雍正年間江蘇積欠四百餘萬乾隆年間盧魯生偽稿等案株

引萬千尹文端部居別白除苛解嬈不安戮一人

乾隆年間直隸磁州逆匪為亂方恪敏公奏誅三人紋七人

純聖疑公沽名縱匪嚴旨督過一夕接十三道廷寄公堅執前

議久辨愈力

詔解犯進京覆訊獄辭無異遂如公議

李敏達衛長于治盜所轄地方不禁妓不橋樑浦不擾酒坊茶肆曰盜線也絕之則盜難踪跡矣

浙東之府惟溫台以東入海水道其餘溪潤之水並入錢江浙西三郡悉由太湖出海李敏達道于海口及支河小港俾使深濬農家得備車戽行旅便之

犯婦秋審緩決一次者下次秋審免疒解府係臬司永泰條陳

可盧巾箱鈔本

父死為所生祖母
之伯叔者期
杖徒無服之

部議允行遂永為例

本朝康熙為庶祖庶母服向無明文顧主事鎮引禮經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降也三年之服始定

楊潮觀無錫人年七十餘奉調四川瀘州初志不欲往旋聞瀘大饑適護建相望慨然曰見義不為無勇即到官碾穀設三粥廠令男婦各隨地坐給籌以起換票以出在瀘不滿百日所活數十萬人事畢即以老乞歸

蘇州守童心朴佐怡賢親王營田真録得十八泉於正定城外

議久辨愈力

詔解犯進京覆訊獄辭無異遂如公議

李敏達儒長于治盜所轄地方不禁妓不檢樓薄不稽遂酒坊茶

肆曰盜線也絕之則盜難踪跡矣

浙東之府惟溫台以東入海水道其餘溪潤之水並入錢江浙

西三郡悉由太湖出海李敏達尊海口及支河小港俾使深濬

農家得備車舟行旅便之

犯婦秋審緩決一次者下次秋審免府解府係臬司永泰條陳

可廬巾箱鈔本

孫父死母再生祖母

母之伯耕者則

報考解任無服三

文

部議允行遂永為例

本朝康熙為恩祖庶母服向無明文顧主事鎮引禮經曰父之

所不降子亦不降也三年之服始定

楊潮觀無錫人年七十餘奉調四川瀘州初志不欲往旋聞瀘

大饑適護建相望慨然曰見義不為無勇即到官碾穀設三

粥廠令男婦各隨地坐給籌以起換票以出在瀘不滿百日所

活數十萬人事畢即以老乞歸

蘇州守童心朴佐怡賢親王營田直隸得十八泉於正定城外

建西南二牌墾膏膏腴三百五十頃佐鄂經略屯田肅州鑿通
九家窑五山引水於十五里外升之于二十丈之高穿渠築堡
溉田萬畝民永賴之
六合令潘涵委賑海州請于大府曰海州積潦病由場河南受
黃運水之全西受駱馬湖劉老澗水之半故海趨海不支者勢
也迤東雖多支河可以宣洩然不開東壩与無河同若壩開又
又与運鹽治河有妨惟宜深濬場河相度諸堰壩因時啟閉則
州水易趨海海州患可去八九大府納焉歲不連歉

可廬中箱鈔本

先是州縣災例不蠲漕幕友程嗣章謂晏一齊中丞曰斯盛災
地無米必倍價遠購災地免地丁之一而納漕費之十其何以
堪晏以其言入奏奉
旨九卿議嗣後被災漕米或蠲或緩臨期奏請永著為例
張而村兒生無皮見者欵嘔將棄之醫士徐靈胎令以糯米作
粉摻之體裹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
表枚上緫督垂以災傷之年外来流民無從檢辦惟有通例
送回回籍官又不必檢加惟有通例補賑于是游惰之民

明知村落安宜本籍雖于入賬不如預行外出以求資送又僞
資送文書以圖本籍甚至成羣結隊乘機滋事此頃中近日流
民之弊以上二十二則見小倉山房文集

康熙年間俄羅斯遣使進貢到京邊
仁壑令嬖善撲處有力者在館伺候凡談國一役出外必
有一善撲者隨之談國之人雖高大强壯而腿為布纏傳如西
洋人相仿偶有滋事善撲者在邊踢之輒仆地不能起以此凜
然守法

可廬中箱鈔本

梁文定國治待人雖無疾言遽色澄渭却自分明有某將軍死
於賊後賊就獲解在行審訊寸磔行刑某將軍之子不往看視
談笑自若文定終身鄙之范忠貞公之子時棠於畋精忠正法
時手刃寸磔其肉攫其心以祭公墓視生真有人禽之別矣

雍正初鄧宗伯鍾岳撫學江左有童子史姓年十餘其祖盡
可法名鄧詢之則閣部孫也蓋潛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沒
生一子匿史氏之脉因家焉文雅多疵累鄧破格錄之邑庠以
表忠節

廟

肅

傳忠勇治園陵成
純聖臨幸賜額曰春和園按宋趙立夫知臨安府有治績入對
理宗語之曰今京師細民當一意摩撫令常在春風和氣中立
夫遂于郡西建春和樓以廣推德意乃知
眷寵之中意示勖勉
齊宗伯名南應卿試時旋于忠勇廟偶禱於廊夢忠勇遺役迓
入中庭出位揖之宗伯以何不諫易儲為問忠勇曰耿耿此心
淹沒幾數百載微子問固將有說子他日第檢皇史宬中便申

可廬中箱鈔本

派

所書

肅

我心跡再言訖而寤及而辰入翰林修明史綱目英景兩朝遺
派宗伯纂修宗伯因請開皇史宬童疏乃著易儲十論以暴于
公之寃
李遹長森先巡按下江僊人王紫稼及三癌和尚溪從不法皆
杖斃之訖盡陝西道鐵面冰心區五今尚存
仁和阮氏泰元讀于忠勇公祠功錄志感詩序云斯錄在壬午
夏嘉靖年先祖檜屏公永訣手授泰元云
予偕事棗錄館獲睹諫易儲一疏憲宗簡及為之流涕又有請

此文義當為此改

遠

復儲二英宗未及簡畫為人臣者當以勇隱為法于公初謚勇隱云云

若如阮氏說記則三疏五

本朝未必尚存當史官成係鈔本亦未可定

場文正撫吳時有司報湖蕩菱芡駁還吏以例請湯曰例自人作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且菱芡不歲歲熟一報部即為永例歉去之浮于常熟縣奴訐告其主于

國初時受隆武偽劄迫主盡遁圖佔主婦公曰

國家僅更大赦此草昧事毋庸問而逆奴以脅其主乎迫答焚

可廬巾箱鈔本

之斃奴杖下

康熙二十六年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諸王以次環坐大学士九卿科道議畢閣臣跪白諸王李公之芳年老踣地吏科給事中高層雲抗章奏稱天潢貴胄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以禮接疏入交議自是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為令

陶編脩貞一官編修念母鮑年高將投牒乞假時仁祖謂詞臣不共官次于謁滋擾將有所處大臣有知之者告

貞一曰宜從緩貞一曰若以養親獲罪渡何部疏上遂休致歸

廣西撫彭鵬先為黔臬赴任路過家鄉掃墓主僕行李兩肩迨撫粵時天旱史巫祈禱不應鵬露頂跣足行赤日中甘霖大沛粵人為喜雨詩紀其事

岳公鍾琪之征青海也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曰此前途有放卡賊辱食速驅果禽百餘自此探信賊新得掃穴獲醜

康熙年間大兵進勦吳逆時趙襄忠良棟于元旦由白水壩渡

可廬巾箱鈔本

江邊又于二鼓時攻浮勝橋遂破滇城厥功最著惜急於自表幾至罹禍賴

仁聖始終保全之

三藩之叛吳逆死邊諸將猶請俟時惟提標副趙良棟王進寶身任其事當時由蜀入滇二人功居多

徐中丞士林云律例猶醫書本草也其情事參端此病者之經絡窾竅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也今條例日增未又舍本草而求偏方吏為庸醫之誤矣

閩撫奏建寧田糧較明季少十之五部議按數均攤逾撫盧焯
請先丈量而逾酌增浔
旨允准丈無害浮其事遂寢
乾隆四年下曲有寃獄已定讞浔报待決有日寃民訐聘女聞
之誓与夫同日死道旁懐
言謂悩王青天不早玉以致寃斃二命王徵聞其事廉浔寃狀
力請覆鞫竟脫為既出獄完婚夫婦詣孙堂拜謝長號而去
孫文定在楚督任内獲
孫文定在楚督任内獲譴罰修順義城御史金溶奏以孫某之
操守不免議罰必至天下督撫聞而儆廉為他日地步革職旋
復起用金係孫訐取士為此不避嫌疑勝于迎合參劾座師者
遠矣
乾隆年閩省灾錢藩琦方議賑忽訛傳海盜薄城時已二鼓
將軍約挹督用兵錢曰今城外灾民數萬大兵一過必生事端
總督意解明日果無影響
又浙江棗縣奸民篡其邑令至山中答辱之勢甚張撫提議帶
兵進勦湖州守衛詣諫止且曰某省玉其地願往禽單騎上山

可廬中箱鈔本

曉以利害縛十八人歸奏斬三人流二人釋三十餘人
無炮為州沿江上下二百餘里大半當水衝先是工甚尼廬江
令陳慶門攝篆時躬探深淺之處于鮑奧橋舞奧嘴二處樹柳
樁編竹束葦填土為斜坡形取近山亂石填擲水中水淨沙淤
久而成洲舍江築廬數州浮無慮亂石工護隄最為得力徐州
北門外河隄亦以保固
通志載順治中州屬築壩凡把民田陸沈者四十餘里康熙八
年知州顧堯撰築新壩八百八十丈逶大水破諸壩而境內圩

可廬巾箱鈔本

田以新壩得免
甘肅成縣在萬山中歲徵糧二千七百石民苦運孫学成佐明
藩幕請改折銀民便之明遴晉撫詢有歲以二月徵未供兵餉
民多借貸以應孫請出官倉溢穀抵今春兵餉三十八州縣盡
改秋徵著為令
大理任辰旦千之蕭山人先官工科給事中於康熙二十三年
詔令議封禪巡狩事千之上言封禪僅見司馬相如書不足慕
效巡狩載舜典古諸侯各君其國天子巡所守以協同議禮制

法兼

度今天下一家不待巡而所守已無弗知此古今之勢異也
崇明沙田增損無常板籍易淆舊有一圖一則法豪強利於并
兼奏其制柏太史謙言於縣乃復舊又其處田主徼租常于額
外廣立名目多所斂索獨柏氏盡除之
乾隆年間戶部議禁商圃陳文肅大受曰商人歲米浮徼利則
散藏祇一年民旦利為請勿禁之又奏城工核減議在節用用
省工勞修更倍之不宜節于目前啇通達治體語
乾隆壬子歲輔水灾紀文達昀奏請截官糧萬石設十廠賑飢

可廬中箱鈔本

攀

稼孫按攀字於文理
實解當是扳字筆
宜正

游
旨六月開廠逸增五廠至明年四月止全活甚多
嘉慶四年外省俱以折丁運費不足需索州縣不浮不浮收于
是漕糈請每石加一斗為津貼費朱文正曰如此辦理小民未
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定議奏駁並請於進倉漕耗內每
年畫出八萬石折給折丁又粵藩奏請將濱海沙坦地畝照上
中二則陞賦文正曰陞賦逸小民苦于交納將來报坍請豁之
案必紛紛而至此外或有漲溢之地亦不肯復行認種名為陞

縣下同

法繩去下同

縣

賦或轉輸舊額亦定議奏駁

王璋任興國知康熙年間閩海降兵屯墾邑中王請按籍授田析置諸鄉不得聚處有犯法者按律繩之公後屯弁應耿逆煽起為寇驛騷數年衆曰倘王侯不公當不至此

四川涪州牧張師範缺分應得外絲毫不濫取勤聽訟嚴緝匪附近州郡民往往遷涪居住張佐雜出身用人何可拘資格

乾隆辛巳元日欽天監奏午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又稱雍正三年曾遇此祥并列木火土金水順序寔亘古未有請宣

可廬中箱鈔本

廟

懸

此墨

付史館

純聖以天行有常未允所請

方鳥宗水部以鄉人累奉連謫遠左其子沃園中翰侍養出關奉色笑外猶坐一土窨羅羣經誤說之其餘日事吟詠不以造次顛沛而改

達呼里紅呼里除夕題弓矢門杖閒相傳我太祖高皇帝嘗于除夕克敵帝業由此而成諸屬國艷頌之遂沿為俗

卜魁仰食蒙古蒙古待雨播種不雨不破土故饑歲恒多查官
庄給牛種一兵卒之力歲納糧十石則地非瘠而力可用今流
人之貴祈者且倚于兵依而行之則歲徼不啻萬計並可使桀
驁之輩斂手就農
卜魁初立城值歲飢將軍沙納海盡發倉穀以賑撥附采珠船
以濟布塔哈烏喇引罪入奏議於来歲屯糧還倉請敕蒙古助
牛力
仁墅嘉允之

可廬巾箱鈔本

武徐姓手

湟此字原脫

察哈鹽峰根插黑龍江底腰亘幽帶火光出帶閃舟過其下者
續長竿取火為戲
湖廣總督向駐武昌柏鄉相國請移駐荊州康熙十三年吳三
桂反湖南州縣皆陷卒不得過荊州以有督標官兵為之控扼
也及期岳州大兵進攻日久不克貝子章泰率水師至南靖江
破賊連營白米灘斷其餉道遂勢如破竹賊棄城走尅期蔵功
固由
天佑哉

廟

國家而當特文武大臣綢繆決勝亦屬卓絶千古

熊光初授鴻臚寺少卿值日荷蒙

純聖召見詢及軍機大臣以和珅比舒文襄何如熊光奏云和見事敏捷而歷練宻不逮舒又問額駙福隆安時祭已衰

聖意頗露不滿熊光奏云福才固短淺但其依侍禁近恭敬之心出于至誠亦不可及等因尚合

聖意

熊光授直隸布政司返京陛辭將清查庫項分別追賠緣由具奏

可盧巾箱鈔本

廟此爾無下同去

五月上差於南石槽途次荷蒙

純聖召見詢及司庫宻在情形熊光仍照前面陳

純聖云如何前史常形支絀熊光奏云從前有借無歸是以支絀又問照你所辦以後不至短絀否熊光奏云設遇大工大役當另奏請撥濟若止照常差使每年庫項似尚可有贏餘絀蒙

諭現今土工大工役既過浮公則不必操之太驟使各州縣重足而立亦非太平景象仰見

聖明于錢輔情形照察靡遺破格矜恤直省官員無不聞而感

至下同

無下同

泣者也

嘉慶四年

今上親政滿漢臣工羣起攻擊和珅玉比于操莽熊光叩謁梓宮蒙

上召見諭及人言和珅有反心熊光奏和珅貪縱罪不容誅若謂有反心臣不敢附和

上云何以見得熊光奏凡懷不軌者必先收拾人心和珅則滿漢幾無一歸附者即使伊中懷不軌誰肯從之

可廬巾箱鈔本

辨

上云如此辨之得無太急熊光奏云和珅受

純皇帝優格恩施乃貪縱至此此若不速辨恐識之徒觀望當

緣別滋事端

皇上亦得速畧義之盡收得速畧仁之至

任子之典自乾隆元年

恩詔遞減六十年中凡遇

覃恩均未列入乾隆五十年軍機撤開時初亦以為難遽和珅

生一幼子遂慫恿列入

純皇帝諭旨乾隆元年撰寫遂永
准行誥五嘉慶元年頒發後和珅子天逕怒于衆伊管支部遂
壓閣不行直五四年逸陸續調取引
見可見功名得失逢早均有定數存焉非人力所能為也
雍正元年江西奏擒獲寧州奸細請嚴加拔捕
憲旨諭以匪類固不容姑息若不辨奸良恐激成事端但須整
理營伍百姓畏威懷德此一二匪徒何難消弭大計
王言永可為法

可廬巾箱鈔本

康熙二十二年吉侍郎杜臻等視海闕粵給還粵民地二萬八
千一百餘頃復業丁口三萬一千三百給還閩民地二萬一千
餘頃復業丁戶四萬八百朱奏尊為之記
國初定例官員負官錢而家產尽絕其家口沒為官奴刑部侍
郎高珩以胥吏負官錢于例尚可豁免況官賊乎比撿上奏得
俞旨遂著為令
趙士麟撫浙時邑人裘炳呈請趙開濬杭城河遂開河七千六
百八十丈滿来為之記迨公逸浙民懷思不置繪六事圖以志

專
兩
事
至

治河其一也又有講学修城代還营債刑奸移鎮請圖
長洲李令敘修以邑中田賦明季逸多隱蔽混淆稟請鮮任責
瞢丈量幽年之中循行四鄉分荒熟以更定斗則豁除坍沒公
占易造魚鱗冊官民始免賠累
常熟于令宗堯到任年甫十九即能興利除弊先患收糧兌糧
責成里民民不堪其累于令大集糧里誓于神力行官收官兌
之法潛以不為民困自宗堯始此外循政尚多其殁也百姓號
泣挽留葬之虞山南麓盃令祀之

可廬中箱鈔本

數
陽
所
萬

喀當作咯

書

養兵歲費數百萬皆出自地丁非長久策
國初艾大司寇元徵濟場人以屯田之法內地兵民襍處倉卒
難行若九省邊荒改在及時開墾以三年起課作餉為永世利
惜彼時未能舉行
崑山郭令文雄介休人因漕米加耗一事与推官力爭盃嗌血
而卒
嘉定令潘師賢六因邑蠹導衙弁為奸索加漕耗師賢不應會
民擊殞其為首者憲府檄詰師賢自投秦淮河死而以去繫膚

撫　專　縣

萬下同

極言衛弁加耗之害百姓無不聞而感激

慕天顏在江蘇撫藩任內疏浚劉河白茆吳淞江孟瀆以興水利除蘇松常三郡荒糧二千三百五十餘頃康熙十七八年大旱出帑購米設廠給米分別蠲緩全活無算

魏相國裔介在吏垣時言皆撫封疆重臣當慎選擇不宜專用遠左舊人康熙初年議加練餉五百萬公力爭之得旨停罷

康熙初年江西州孙經賊殘破逃亡宗伯姚締寰典試還奏訴

可廬中箱鈔本

報

有連賦二百二十餘年追比僅完三萬其餘二百十餘萬雖歛骨吸髓必不能完請早蠲一日民得早免一日死疏上報可

寒松堂集載大司寇劉公楗於官劉憲時疏請得旨蠲免其疏有不蠲則逃者不歸歸者復逃荒者未墾墾者仍荒言極痛切或係劉姚同言一事亦未可定存查

順治年間歛嚴懲貪之典凡浮贓十兩以上者流徙塞北著為令大司空朱之弼曰此令一出上司挾朝廷之禁以恫嚇有司皆攫民財以媚上官將清官安為貪官小貪安為大貪

康熙年間臨清倉米徵解本色為吏民累有請改折者不果少
宰張鵬丹徒人撫东時疏再上始准
宋文恪德宜佐戶部時滇黔蜀叛軍需孔迫大司農議盡以江
南歲輸充餉宋曰江鄉歲浸徵求不前力持不可乃就用兵近
地酌撥江南免困
康熙十四年逆賊朱龍據延安府叛守土文武多棄城走舉人
馬如龍率壯守山寨拒賊賊攻寨連次失利乃圍長圍困之會
平涼將軍兵至以弗浮賊盡窜未渡河如龍為前鋒与賊戰大
敗之馬遂官江西巡撫
順治初年四方盜賊窃據漕艘難行從河楊方興設方略十里
置一墓三十里建一城聯絡汎守安集流亡糧運亡阻又築張
秋決口不避寒暑寢食隄上乃得速竣
朱之錫浙江義烏人永楊方興之遂在任十年復太行老隄治
石香爐決口等務功著楊豫民間私為肖像立廟以朱大王稱
之
新文襄輔生財裕餉第一疏止末作禁游民以敢財源省妄費

可廬中箱鈔本

公冗食以裕利用真有體國经埜之手段乃屯政一事悮用孙
丞于宣等未免擾累事遂罷其開中河不特為漕運水遠之利
且洒宿桃七邑之灾當時正人如于成龍慕天顏且爭言不便
可見任事之難
江北民田由前明設衛糧額較重軍流十之六文宝遠令請蠲
畀塑田十議甚為剴切詳明亦未能行
徽湖之西南切近黃河濟寧河道葉方恒曰苟堅不禦濁流一
入雕惟滕峰為巨浸運道必至梗阻逸張伯行亦曰徽山湖南

可廬中箱鈔本

宜築攔黃壩上接太行陡迤乾隆二十年孙家集漫口溜水直
趋东南幾成平陆乃始砌石接築攔截一如葉之計料徽湖逸
经青龍岡等處漫溢沙窪入湖底漸高不能蓄水濟運應亟
籌良法
康熙六十年河南馬家營衝決未堵明年凌汛再決署河督陳
鵬年曰談處地勢低窪雖有引河不能暢泄分疏上下救其悍
怒激溜注黃交滩對岸王家溝開河使水东南入正河陡工可成
乃親至決口開放河頭大溜直趋引河流南徙為文以褀河

暢字下似有空字 疑脫行字
溜字上下有脫文 疑脫案字

沁之神黃水一夕驟退八尺
澤縣有湖壖荒地准貧民開墾勢家佔為己業又為瀕湖草
廠地歲徵草束備工料累及民田宪寧道僉事徐湛恩禁除之
孫家集漫口後夏鎮南陽一帶連為巨浸縱河張師載与運河
道李清時共商河干疏築並拳李首作东隄界出湖面又於湖
口牐北掘地深四五尺長十丈以宣洩之旋就其處作滾水
壩高一丈長三十丈俟湖水減至一丈則閉牐以蓄更為葉方
恒策于楊家壩重建牐座盛則啟洩府水微則閉板入湖蓄為

可廬巾箱鈔本

永利
楊方伯護云
憲堅尋常
台見時
天容甚齋俾臣下浔盡啟沃忽一日宣召軍機大臣進見時覺
天容与平時不同諭云朕昨因一事輾轉不寐直至丑時方定
朕思年老牽子候銓知縣精力衰頽安能整飭何不將此一班
裁汰改用八旂筆帖式旂員既明疏通地方亦免貽誤豈非一

舉兩浮今印繕
旨交部並詢尔等以為如何張文和奏云
皇上天亶聰明為朱事尚徹夜不眠況臣等識見短淺一時案
不能見到
憲聖諭云既如朱你們再去想果日文和即宿內閣次日入直
較早諸臣未到又蒙
宣召文和進見
憲聖問你們想了一晝夜究竟如何文和奏云以臣愚見知我
朱親民之官非做過百姓恐未能洞悉利弊

可廬中箱鈔本

憲聖沉吟良久諭云汝言有理諭文和再公同商酌妥頃再奏
迨軍機進見
憲聖即將改用筆帖式之旨停止惟恐年老舉子貽誤又和奏
請先行驗看荷蒙
允准仰見
大聖人從諫如流而當時柬鈞者片言啟沃有同魚水不特為
寒畯疏通已也
靖海侯施琅父与弟皆為鄭成功所害後平臺灣人謂琅必报

仇焕日絶島新附一有誅戮恐反側子不安吾所以銜恤如痛
者為
國家不重不敢私也宣
詔撫納基濱之議設郡縣以仝焕言
浙人皆言基濱之役賴從簡姚啓聖用閩誅戮賊將施琅始以
成功施琅克剋姚功不著見全謝山鮚埼亭姚啓聖墓碑施琅
當郡之東有洋田等頃隄岸水閘為海潮冲激日就圮壞陳瑸
常憂之及宦巡撫遂請修築

可廬中箱鈔本

仁聖下其議粤人皆稱便因鳩工興作海遂二邑皆蒙其利州雷
閘外水鹹閘內水清可以灌溉余閱兵時到雷親見始知前人
立法之善名特從塘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疏濬
舄化浮糧陶令元淳兩次清泣詳請均未准次子必請官御史
時疏言該邑地瘠賦繁民弗堪命仰蒙
純聖降旨減免
江南徽收錢糧一月三限截票法係太倉州知州白登明始設
糧戶完數已足則截票安家否則按數追比法簡而民稱便
常昭水利宜濬白茆之裡河至北港口導之使北歸徐六涇入

海建巨閘以拒潭河別派者而功久

張太史甄陶福清人主講貴山書院品行端方有尹秀才耕莘為太史高第弟子安貧誦讀未嘗少懈太史病尹生日侍藥爐且親送至閘近日書院內久無此風矣

馮鴻臚石楠云秋審上班之例宜自

仁聖蓋是時

仁聖巡幸未歸

命皇子等代向黃冊內情罪之犯無免者

可廬中箱鈔本

仁聖以為失矜恤之旨見而嚴飭雍正年間以小九卿將來亦有明弼之任併令隨同上班

列聖慎重民命再三推勘今之科道不諳定例深意常以重簽

商何能體

仁君好生之心耶

能光於嘉慶九年入覲時軍務方竣

上詢及參贊德楞泰如何操守平常熊光奏云德楞泰見小臣不能為之諱但從前海關察之委占便宜記浮軍機大臣進

見時雪蒼

純皇帝諭及海蘭察觧帶兵殺賊倘建大功是以累其小節曲
嫝保全今大功告蔵德楞泰亦著有勞績求
望上仿照
純皇帝保全海蘭察之法保全德楞泰大小臣工無不同深感
聖容似尚以所奏為然
激出力圖報仰窺
乾隆甲寅夏浙江義烏縣奸民何世来等偽邪教謀反倘有以

可廬中箱鈔本

急奏告者巡撫欵率師往勦署臬司李翮請遣幹員署縣事李
率同前往過江未十日而禽首惡餘黨解散無多
釐圖官太倉州時蠲災釐同紳士捐米設廠煮粥賑濟男由東
門入女由西門入領粥後咸出中門俾免擁擠凡粥廠均可仿
行
汪忠增任南城副指揮玉義学中宣講
聖諭實心任事乙亥丁继母憂鄉民吊奠絡繹有劉三虎者素
為民害経汪盡法懲治愷切曉諭劉感悔生計稍裕叩奠特將

前事向衆泣述又泣不受民間猪羊祭奠豐台鄉民因以柏樹
蟠二獅来献余前官京師未聞指揮中有如此淳民心者
雍正年間有僧人明慧本在京師法會中熟于結納及出住西
湖聖因寺四處干求以盡斂閔白甘泉令龔鑑龔令杖其使而
遣之事漸流傳上聞有
旨
憲聖飭令明慧還京錮不許復出
陝西興平奸民誘誑童稚為爰主挾以斂錢仇家告發邑令張
大其事欲邀功時臧方伯惇棠署陝臬箋請于督撫罪為首者

可廬中箱鈔本

擬人收俱淳釋方伯于弟兄之間甚為孝友亦其不可及處
熊光先由內閣侍讀保送御史蒙
記名疊次出差未淳引
見旋推陞刑部郎遣阿文成總理刑部部中保奏院道長葵生
以五品京堂用阿文成謂熊光云何不註銷御史与院同保省
淳又轉科道熊光以刑名素未学習且特方用重典方務未就
年是淳補山西道御史憂閒隨往熱河因石峰堡回匪滋事軍
臺午熊光備單奏候奉

辭得兩無干同

旨優叙特松相筠亦隨在熟河敢為進先告知和珅將議叙加除請以京堂陞補並先以事涉于朮力畧不可嗣在科道十餘年循資以小京堂荷蒙

兩朝恩遇不次超擢功名速達有命東坡云臣雖畧狀不敢以他途進亦此心尚堪自信

阿文成總理刑部時因風聞部中秋審分別緩急有与外省私相通信者飭令留心察訪余對云此等事办理秘密豈肯稍露端倪若訪查未確預設成見必至畸輕畸重況目下正用

可廬中箱鈔本

廟

重典外省入覆者刑部改緩十無一二似不如聽其得信内外畫一每次轉免勾決多人如通信者別經發覺自可執法參办無庸以風聞而存逆臆文成曰然又文成初管刑部亦英相廉素失之刻意欲改正余對云記得英相初管時因办案間有比舒文襄從輕者疊干嚴飭遂稿枉過正今中堂南綜部務宜且循寬事是年秋審

純廟免勾者轉多于上年父成總理特刑部未干嚴譴

余隨文成赴浙審理粤撙富勒渾侵用閩稅一案粤司農文埴

妻司寇嚴舒從憲常皆曰梭例止應絞候商之文成文成亦將
照办余謂富係文成族姪孫應從重擬恩出自
上仍擬斬決摺上蒙
恩改緩迨朝審特閘因文成從重定擬
施恩免勾可見大臣執法不可稍私而余讞獄求生苦心非文
成寡于從諫恐亦量補也
蕭山汪明府輝祖號龍莊因貢嫡母王氏生母徐氏雙節蒙
旌推廣徵訪自順治至嘉慶年間于越中得烈婦郁氏共三百
六十餘人分為五卷其有事蹟可紀者曰錄事無事可紀者曰
類叙同係汪氏曰述譜汪氏曰有前明四人与汪姻誼者曰外姻得自續
至者曰續增名越女表貞錄因思一郡一縣中有能如龍莊之
用心不特足以闡幽並可補
國史志乘之采擇于世道人心甚有裨益
汪輝祖初在胡撫文伯署学幕其友駱炳文端方語練汪嚴事
之駭恐其年少喜事告之曰署中事可結便結情節甚大關係
若恃一己之明察絲毫不肯放過則枝節橫生累人不盡此亦

可廬巾箱鈔本

名語

師曠曰天將雨雨草先生蘇也江南水多之草蘇花結蕊較早又鯽魚畏羊脊骨甚平水羊脊必高起此留心雨暘者不可不知

伊犁將軍署內有孔雀二對松將軍以一對送鎮署喂養皆喪其雌遺卵數枚有人傳法法亦見本草綱目以大母雞抱伏浮小孔雀二對余歸時見小者已能開屏矣偶閱本草綱目載鴨卵生雌抱伏則以牛屎塗而出之今吳越人雞鴨雞有用火迫而出雛

可廬巾箱鈔本

生意較迥而物理信不可曉

山楂銷積舊方甚多熟河玉木蘭一帶山中有埜生山楂白色者功力甚大然光前亮從滦陽時患痢月餘醫藥鮮效有人傳授良方以白山楂代茶因覺服數日更衣時果下白積疾頓霍然

化州橘紅粵東以充貢余因閱吳玉墀談牧云橘井久移大堂下橘樹皆新種生者寥寥又聞州屬山中向產礦石故相傳橘柚屋化洵可化疫但橘皮方書所載其功不多今疫況訪聞

入貢者皆省城鋪家以柚皮製造何以入藥亦能濟用蓋本草綱目辨橘柚性亦不同故附記之

潘榕皋云團魚一具用蒜塞其腹如法煮煮不用酷鹽以治鼓脹大小便並下脹疾頓消再用補藥調理此法係福建籃某告知曾醫數人神驗因恩蒜通百竅而攻惡性利下況經試驗

順治年間錢糧數目報銷有案者元年鹽課折入銀共二十三萬有零七年鹽課銀二千一百二十八兩零十七年共二千五百六十六兩零

可廬中箱鈔本

封

因思

世祖甫定大業隨下詔首除前明所增三餉從定賦役全書前時國用匱乏惟彰行檢約不于額賦外少加毫末所詘損上益下民說甘疆張文貞詳悉查記者六望

聖子神孫永師良法大臣居心固當如此

康熙年間三藩削平逆詞臣曹禾疏請封禪發交眾議維時張文貞玉壺秉筆逕請停止勝于宋王旦遠矣

杜文瑞立德於順治初年任戶科給事中以開國規模宜崇尚

經術而固結海內新附之心尤在寬郵民力使人皆樂業疏請
開徑運政本蠲荒稅禁加派當時科道如此真不負其諫之
賊
李定國擾衡州為乱時列巨象為陣象背坐健卒數人執火器
淬鋒以毒中者立斃謢軍統領柯尔崑与參領西伯臣遇敵于
隘象連尾而進柯曰象矢可摧惟鼻稍脆吾等當協力射之
西矢先發象鄉蹙悲鳴仍復前進柯逸發直洞其鼻象負痛走
賊衆遂乱大軍乘進破之射鼻之說前未聞然係至理又康

可廬中箱鈔本

熙年間義州佃甲有亡命走东鄙山紅螺山以圖自活者將軍
請勦除之命柯往柯力疾行次寧遠向監軍等曰寧遠為西京
安衝賊艹一騎扼守何言狂逞耶若遽尔進勦恐潛及艹辜于
是偃旅衷甲夜趨義州收捕佃甲詢係迫于防司侵擾入山自
保並艹他謀分別奏撤全活甚多武臣如此甚不可及

貴州平定之初荒田諭墾不在王捐益請減賦寬以六年疏云
賦雖減重就整田則易荒成熟于是黔民鼓舞爭赴以次開闢

工部侍郎費茂公少時嘗以公事遠出忽聞父病篤單騎遄返

夜行灌莽中馬傷足僵仆夢仰天祝注不移時馬起竟馳歸侍
疾三日而父卒
鄭曉參侍御向文貞曰事期于有濟何必功自己立名自己成
予曰人臣皆當如此居心
儀真縣廣江田自
國初歷歲湮沒上中下八十六頃有奇康熙八年汪令時泰申
請墓方伯白于馬中丞列事入告蒲邀除免
各省實荒蠲免分數係

可廬巾箱鈔本

憲塋增定沾被甚廣雍正十三年十月內欽奉
上諭漕項蘆課及学租雜租等項嗣後遇有恩詔俱詔各項入
于蠲免之內
晏一齊中丞斯盛于皖藩任內請舉新文襄溝田法发而通之
以活數郡流散之民所叙長江以北淮泗以南大川小澗犁然
在目
程文恭景伊未遇時嘗為人應詔陳言極論得失大邀
俞旨衆皆以馬周期許文恭更深自諱匿史卓峰觀察夢琦嘗

奉　願

語余云文恭外雖和平實樸每過獨對于時予却敝攄寔數陳以此為前輩者所慙史与文恭同鄉弟非害也誉方維甸由閩督回籍終養未久有旨以樞廷需人令李毋由水路進京方以母病殊難遽出又孚兄弟不能刻離覆奏而止讀禮未及一年遠直東教匪滋事有旨令往保定在任守制方以金革非辱常奪情可比奏郤赴軍营帶兵効力其直瞽缺慰另行

爵補仰荷

可廬中箱鈔本

畫　頓

聖恩體恤仍准回籍守制中二節關係根本重大均不易及

院移駐逐院先平子孫佔據安南邊求封南越王孫中丞玉

庭為請封越南王荷蒙

允准一字之倒內外感戴頃為簡重詩體

粵東錢價視洋錢為增減嘉慶初年錢價居奇吉督慶和知係洋

商所為押令十三行湊集番餅十萬黃鋪兌換錢價計平十二

年余曾仿行亦有效驗而那督在粵因錢鋪每于菱飽時私攫

錢價定價出示禁止韶州兵丁籍端強兌又釀成巨案于屯知

少馮此行

冰車之難近日京城及蘇州錢價攙食各價俱由奸商把持民
間苦累宜負東子甘策方思釗晏知院宜之說非善理財者不
能也
廣西鉛廠向供兩粵鼓鑄有餘乃督廠官吏任意透漏致東省
赴湖北買運暨鉛又常愆期延到余密札梧肇兩關將西省商
船赴東之鉛隨時稟報計不下數十箱仍隨札西藩嚴查東省
鼓鑄仍接濟甘快
余任督撫十年從甘人在京探聽消息嘉慶八年有某孽余以

可廬巾箱鈔本

不知是何項事人

受画商隨規者密
旨交金撫軍嚴查余在房陵臺甘所聞迫金撫軍查訊盡屬子
虛忽有人至余署中密告云金与余有隙將謀下石予知係實
小奸計欲余与金互訐彼獲漁漏之罪余罹探聽之愆隨飭家
人嚴密關防毋許擅往撫署未敢接奉
延寄知某孽者已一獲戾余隨將本籍舊業交江南督甘詳
查清歷封圻潔白自矢可以仰對
睿明後有問余何以能鎮靜若此者余曰不特甘衷甘疾且君不

見丁謂之与寇萊公沈一貫之於郭正域乎

宰相國完我謝政家居嘗有冤莊之歎會其孫新祖知汤陽縣
既廿所歸獻又稱貸累數千金歲以為常公好悔然曰吾十年
宰相不足支家數年縣令遂命罷歸洛陽為中州美缺新祖若
非濫用小賢令也

康熙甲寅秋賊自饒蟇突犯休寧叛弁以城降郡城倉卒堂禦
權徽府鄒守敏縣孫令從數騎趋江寧請援抵蕪湖遇巴額兩
將軍孫叩頭請罪力言徽人世叛志二將軍叱之孫曰數年窮

可廬中箱鈔本

餉皆民供給城未陷二日前民猶供賦如常探懷出催科紅簿
為右豎將軍意解帶兵赴徽復郡城郡民賴孫調護未戮一人
嗣皖撫檄勘失城狀郡人為孫訟冤者數萬並代補帑以紓官
累孫得湔洗仍治縣事

宣黃蓮實之川省

國初川廣未平時價鬻實計額征歲防供連不下萬金民大累
邑紳孫始諫上盡蠲之入告孫旋殁部復宕延施閏章時在刑
曹晨夕經營始得改徵每斤銀四兩著為令

博平令朱坤先東鐸蕭山戊寅夏雨水大水朱上盡太守請將
西江塘改築石塘修復龕山長山龍口諸閘縣令姚其言極不
行秋大雨沒禾府姚開長山閘洩水縣僅以安庚寅秋大風潮
蕭山塘壞死者二萬餘人邑人歎息朱言未早用朱邊宜山左
六浮民情
朱垣宜濟陽令時有少婦周新嫁翌日早起以紅白玉巧一月
巧死當婦寧而復之明日緣巧是日早起以紅白粉授婦作粥
巧食粥腹痛嘔死前媪等遂來證婦毒死夫朱以巧所嘔者食
狗不死又以銀七入驗巧喉中無毒再四詰詢周与巧鬻夕有
可廬巾箱鈔本

丗房事婦曰有又問巧早起何事婦曰飲水三器始知巧死于
陰濕寒疾寃獄頓白周逸為巧守節終身又他縣有獄三十餘
年交朱驗浮腦骨紫血傷見方寸衆曰浮情朱熟視之曰非
也此傷處滁可公衆曰傷久入骨何能滁朱呼水刷之骨白如
浣或曰錄囚此法朱曰傷有紫色中重外輕若暈漸減迄乎及
朱腐血污耳因知抵獄勿掉輕心
乙亥秋江南因按查邪教昆陵廟宇往詢府會營往查廟中偷

搜羅一空遠有牽涉窜籠山道士者吳縣令朱樹基稟上游不
派營兵僅帶二役前往查詢詳明將道士保釋其妙援累此一
節可取

安徽士子應省試者向俱紆道當塗錄科徐姓于金陵捐大廈
一區為學使行署並籌及歲修經費公私稱便

湖州筆家張瑞符年過五旬並未生育有相士李姓曾相其子
忽一日与過塗李曰象尚生子矣張詰之曰今見象陰隱紋滿
面以屯斷之未幾果然因有人詢張行何善事張曰只記日的

可廬巾箱鈔本

有二事一弟早亡遺孤係我撫養長大廿餘年間凡弟舊有主
領已与我交易我仍歸還与姪又家有沿爛喉方甚效我傳諸
衆以期利濟云云此二事雖屬尋常然即可見其存心忠厚

乾隆年間有一武臣在熱河召對

純皇諭及國中涼爽于遊暑二字屬稱某奏云外間秋溢窩塵
熱更勝于京師此以衆人說也地也

望上遊暑山莊奴才等熱河頗寓諷諫玉意

嘉慶二年

純聖將秋審冊交
今上先宣緩稟並令和珅福長安幫閱九月兩間房逐次軍機
隨
今上進見
聖諭
純聖以撤緩未當面加訓飭再令軍機大臣幫閱查秋審例內
凡命案因姦盜起畔者鮮入緩決乃和珅不知均列可緩無先
先与理論經以婉勸不聽和珅逐一宣名呈進次日
上于乾清宮東煖閣召見軍機將和珅此撤緩之起概駁改情

可廬中箱鈔本

稟中外有無光撤緩者一起係伴當子独向借貸未給遂揚言
叔身邊家財皆伊物叔氣忿自縊未免輕生尚可從緩又一起
係戴相繼亭改撤情節相仿但係独借寡婦之財無先以叔嬸
情節稍异告戴贊襄和從戴言入緩及見時
上諭云叔可生子寡婦豈能生育汝改撤可以照緩戴改撤仍
應改實又
諭男子年逾六十尚難生子汝止言叔能生育未將叔年僅四
十餘詳晰載明六次周密令即添繕轉呈

純聖一無更改無先之千慮一得幸蒙鑒誉仰見
本朝家法慎重民命
今上未親政前于庶獄已洞若觀火矣
周茂源官處州太守有大貪污舟渙父獲其贓告太守太守封
識付司庫俞年貢未還之貢持双雉献不受渙父亦却其酬
太守固廉而渙父尤為難
蔣永修先官石山令
國初山寇突起雲夢孝感皆陷蔣不請兵恐為羸民困親率民

可廬巾箱鈔本

守孤城幸以甘事嗣授給事中浙江大帥疏爭文武相見禮蔣
抗疏言不宜開藩鎮驕縱之漸
章聖命巡南海子面詢蔣從容啟奏深合
聖意
青龍岡壩之埧合後因引河去路不暢壩前水勢驟長夜間发
发難保詵晉河北道朱改在壩故護衛敢身殉河陜道張有年
係朱門生苦勸朱回壩改革棚內暫息張不聽險駐壩代催
夫料以致走掃衛水淹斃匪特因公捐軀其平日師生誼萬亦

近特此罕有

予隨阿文成堵築睢工漫口將次合龍特东壩忽游蟄出水其
戕衆皆駭怳予向守備莊剛曰誰能搶住必稟明中堂破格保
擢莊即躍立蟄掃之上兵夫見將弁已赴險亟可跖脚遂紛紛
搬料立時鑲填出水執尺不數日合龍邀文成將莊剛奏陞都
司並賞花翎可見大工等非賞罰誰肯用命而賞罰不公亦無
由收效也

六部稿案歸書吏收藏吏俱紹興人缺又私相頂替高下在手

可廬巾箱鈔本

故有老吏抱案眠及堂不訛司不訛吏之諺惟冀京兆鳴球
在吏部熟悉舊案吏不舞弊至軍機處向無書吏檔案汗牛充
棟檢查維艱馬京兆璟在章京行走時各分年月凡遇行圍回
京仍按年月歸入馬記性又勝人每需查案閱之馬一查便得
予直軍機時仿照而行近聞散漫無稽亦常遺佚矣

熊光已丑曾登中正榜出德大宗伯保之門宗伯待門生情意
最摯今冢宰英煦垂髫特即与余往来甚密嘉慶十年熊光
述職到京煦垂入神闈未見其生意　太夫人問熊光有何

言語囑咐勉盡對云老師一生受人挫抑甚以世兄青年即承
恩眷世兄現承
恩眷不可忘老師之受人挫抑太夫人又問軍機處情形對云
軍機既重贊襄不能不並觀並聽但此時人情詐偽百出切勿
聽一面之詞遇生事慢余出京未久與丞仍不免誤受人愚惑
与劉長沙齟齬致少顛簸余由伊江回京與丞已復宜少農其
太夫人猶時述能克言為訓誡邦繩堂制軍亦在座候時即与
余交密共簽仕汲余每晤見必以祖德毋師勸其競業守

可廬中箱鈔本

稼仙被罷原委于原書不
復悉大概之後加一出更
正

也
浦撫霖由楚南調陝懼關中有事商之于余余曰惟有一塵不
染即或代人受過身家可保浦曰然詎伊夫人不聽慘罹重典
余放外任有關余何太自苦者余曰昔高允言不肯負罪子
余亦恐負浦蒼霖耳
王倫之亂孚獲賊黨范倖解京審訊攀供該犯原籍王倫直趨
洛寧焚搶糧舩特淮南漫亾流民載道由洛而南散黨糾聚可
得數十萬人王倫不聽負嵎鐵弊又菱雎胡名遠供起事時該

犯亦勸堂夥弃舍家眷沿途不擄婦女分投擄掠散給窮民兵
未剋而兵而則未以疲士卒而添用糞鄰夥不聽以致就禽云
云大抵賊勝之起必有一二奸人為之謀主幸
天佑我
國家其計未行防以嘉慶十年逸先有文官不擾累閭閻武臣
不廢弛營伍自紅苗事之奏苗剋民不聊生一旦宵小窃發雖
高迎祥檻車解京而闖獻竟屢明祚匹夫匹婦一鉄勝予吁可
畏哉

可廬巾箱鈔本

予官京師時愛植花卉迨放直蕩閭各署供設之花皆天津縣
承值遂禁止斯絶在豫猶防駐西坪聞倭督聽人徑惠蕾養活
魚村中各池壖之魚遂打撈一空甚矣封圻大吏不可有此嗜
好也

婚宜訪女之有婦教嫁宜擇壻之能習讀書再參以家世斯
不可論財附勢汪謹堂協揆夫人子祖姨母家白華徑笠夫人
余表姑母二公皆窮秀才時查氏送作東床可稱有識又吾鄉
俗多拘忌凡女命屬羊者往往艱于配合以致擡改羊歲就余

派

訳知者家樹屏少寧夫人甲係未年生年踰周甲子即荘圖尚
盡有何缺陷而屏之者尚徇流俗之見耶

國初時村民尚有未知剃髮定制貿易者逐至縣喊訴該村衆
將叛縣令詢悉緣由將肩販者留署數以恒飯連夜傳集城中
剃頭者多人帶往該村剃切勿諉老少長幼俱代為薙去
長髮留辮並將動手毆傷之人酌量至狄次日集訊明白毆
傷情復詰詢肩販者告叛何據肩販者仍據概不難緊為詞遣
令當堂看視肩販者尚稍屯必聞信補薙因派人常往該村逓

可廬巾箱鈔本

無辭紙

無辭當

行瀆看肩販者始唾口掌辭而回遂堂斷以村民不在擅毆外
人致傷將動手者予以薄懲肩販之人告雲幸勿反坐姑念鮮
起村民且已被傷從寬免罪而散保全一村愚民為數不少

乾隆初年張廬泗問擬大辟後

純聖之計置之重典諭有敢為廬泗緩頰者當一并正法舉朝
遂畏懼緘默狗奉師宽時以小翰林在上書房行走訊廬泗有
功其才可用仍在量加移宥書諸片帛遂至上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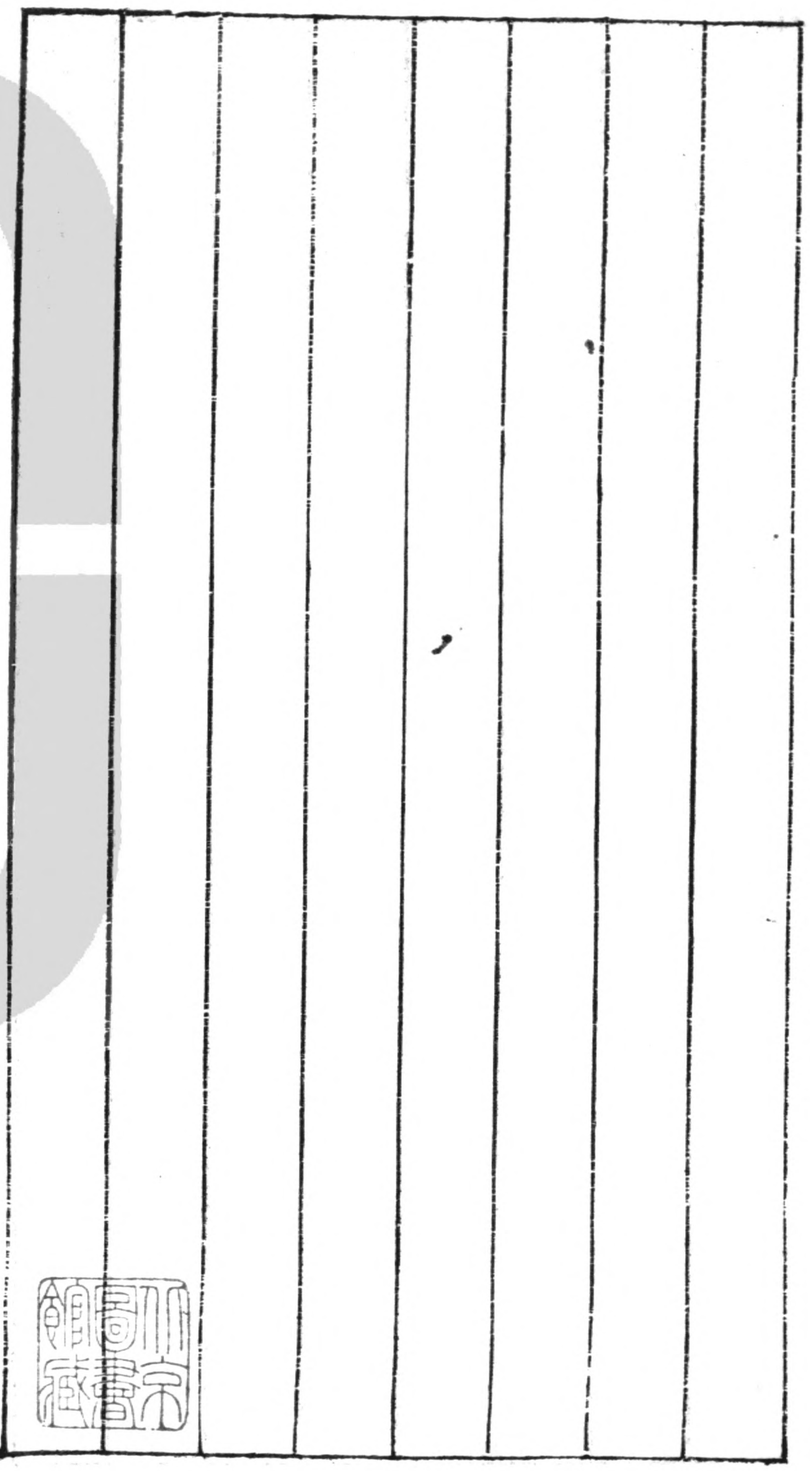
純聖寬恕將廬泗与奉一併御赴市曹令監刑者以廬泗究在

正法与否實訊之奉
旨堅執前詞不改
旨心動雖廣西仍行予決而奉
旨寬免沒後擢用侍郎嘉慶
初年晉贈太子太師銜
錢侍郎樾字蔭堂在上書房行走有某
望子心孚語半麟窘過前特麟已任參知侍郎以
望子不在凌虐大臣正詞規勸而改沒侍郎視學江西途次過
有學藝優劣船烟赫俞分曾附摺陳奏毫無欺
永寧令李清傑在縣妄行保甲嚴拿盜賊毫不擾民為豫省牧

可廬巾箱鈔本

令之僅見者

伊江笙錄下編終



可廬中箱鈔本

中華古籍保護計劃